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88n1661

(古今圖書集成)

神異典釋教部紀事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佛法金湯編。牟子，融之後，蒼梧儒生。獻帝興平二年，因世亂無仕官意，銳志佛道，乃製理惑論三十七篇。其文有問曰：何以正言佛？佛為何謂乎？牟子曰：佛者，覺也，猶三皇神、五帝聖也。佛乃道德之元祖，神明之宗緒。佛之言覺者，恍惚變化，分身散體，或存或亡，能小能大，能圓能方，能老能少，能隱能彰，蹈火不燒，履刃不傷，在污不染，在禍不殃，不行而到，無作而光，故號為佛。問曰：夫至實不華，至詞不飾，珠玉少而貴，瓦礫多而賤。聖人製七經之本，不過三萬言，眾事備焉。今佛經卷以萬計，言以億數，非一人力所能堪也，僕以為煩而不要。牟子曰：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，以其深廣也；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，以其高大也。若高不絕山阜，跛羊凌其巔；深不絕涓流，孺子浴其淵；麒麟不處苑囿之中，吞舟之魚不游數仞之溪。何者？小不能容大也。佛經前說億載之事，却道萬世之要。太素未起，太始未生，其微不可握，其纖不可入。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，剖析其杳渺之內，靡不紀之。故其經卷以萬計，言以億數，多多益具，眾眾益富，何不要之有？問曰：佛道至尊至大，堯、舜、周、孔曷不修之乎？七經之中，不見其辭。子既躭詩、書，悅禮、樂，奚為復好佛道？竊為吾子不取。牟子曰：書不必孔子之言，藥不必扁鵲之方。合議者從，愈病者良。君子博取眾善，以輔其身。子貢云：夫子何常師之有？堯事尹壽，舜事務成，旦學呂望，丘學老聃，亦不具見於七經也。況佛身相好變化，神力無方，焉能捨而不學乎？五經事義，或有所缺，佛不見記，何足怪哉？問曰：佛有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何其異於人之甚也？殆富耳之語，非實之云。牟子曰：少所見，多所怪。覩駝駝，言馬腫背。堯眉八采，舜目重瞳，皐陶鳥喙，文王四乳，禹耳三漏，周公背僂，伏羲龍鼻，仲尼反宇，老子日角目元，鼻有雙柱，手把十文，足踏二五。此非異於人乎？佛之相好奚疑哉？問

曰：子以經傳之辭，華麗之說，褒贊佛行，稱譽其德。高者凌青雲，廣者踰地圻。得無踰其本，過其實乎？牟子曰：吁！吾之所褒，猶以塵埃附嵩岱，收朝露投滄海。子之所謗，猶握瓢觚欲減江海，操耕耒欲損崑崙，側一拳以翳日光，舉土塊以塞河衝。吾所褒不能使佛高，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。　　曹植精通書藝，邯鄲淳稱為天人。每讀佛經，輒留連嗟玩，以為至道之極宗。嘗遊漁山，聞空中梵天之響，清揚哀婉，因倣其聲，寫為梵唄。今法事有漁山梵，即其餘奏也。嘗著辨道論，言仙道虛妄，

三國志劉繇傳：繇泝江南保豫章，駐彭澤。笮融先至，殺太守朱皓，入居郡中。繇進討融，為融所破，更復招合屬縣，攻破融，融敗走入山，為民所殺。繇尋病卒，時年四十二。笮融者，丹陽人。初聚眾數百，往依徐州牧陶謙，謙使督廣陵、彭城運漕，遂放縱擅殺，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。乃大起浮圖祠，以銅為人，黃金塗身，衣以錦采，垂銅槃九重，下為重樓閣道，可容三千餘人，悉課讀佛經，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，復其他役以招致之，由此前後遠近至者五千餘人戶。每浴佛，多設酒飯，布席于路，經數十里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，費以巨億計。曹公攻陶謙，徐土搔動，融將男女萬口、馬三千匹走廣陵，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。先是，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逼，屯秣陵，融利廣陵之眾，因阻誅殺。昱放兵大略，因載而去，過殺禮，然後殺皓。

佛法金湯編。闞澤，會稽山陰人。好學居貧，為人傭書自給。所寫既畢，則能誦記，由是博覽羣籍。虞翻見而稱之曰：闞生矯傑，仲舒、子雲流也。孫權辟之，補西曹掾，復拜太子太傅，為尚書令，封都鄉候。嘗捨宅為德潤寺。權嘗問曰：孔子制述典訓，教化來葉。老莊修身自玩，放浪山水，歸心澹泊，何事佛為？澤曰：孔老二教，法天制用，不敢違天。佛之設教，諸天奉行，不敢違佛。以此言之，優劣可見也。

齊春秋：晉安王子懋字雲昌，武帝子也。年七歲時，母阮叔媛常病危篤，請僧行道。有獻蓮花供佛者，眾僧以銅甕盛水，花更鮮。子懋流涕禮佛，誓曰：若使阿姨護祐，願華竟齋如故。七日齋畢，畢更鮮紅，看視甕中，稍有根鬚。阮病尋差，世稱其孝感。

晉書周浚傳：浚子嵩拜御史中丞，王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周筵潛相署置，遂害之。嵩精于事佛，臨刑猶于市誦經云。

蔡謨傳，彭城王統上言，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，經歷寇難，而此堂猶存，宜勅作頌。帝下其議，謨曰，佛者，夷狄之俗，非經典之制。先帝量同天地，多才多藝，聊因臨時而畫此像。至于雅好佛道，所未承聞也。盜賊奔突，王都隳敗，而此堂塊然獨存，斯誠神靈保祚之徵，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，歌頌之所先也。人臣覩物興義，私作賦頌可也。今欲發王命，勅史官，上稱先帝好佛之志，下為夷狄作一象之頌，于義有疑焉。于是遂寢。

王珣傳：珣弟珉，名出珣右。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，妙解法理，為珣兄弟講毗曇經。珉時尚幼，講未半，便云已解，即於別室與法門、法綱等數人自講。法綱歎曰：大義皆是，但小未精耳。

顧眾傳：穆帝即位，何充執政，復徵眾為領軍，不起，服闋乃就。是時充與武陵王不平，眾會通其間，遂得和釋。充崇信佛教，眾議其糜費，每以為言。嘗與充同載經佛寺，充要眾入門，眾不下車。充以眾州里宿望，每優遇之。

何充傳：充性好釋典，崇修佛寺，供給沙門以百數，糜費巨億而不吝也。親友至于貧乏，無所施遺，以此獲譏于世。阮裕嘗戲之曰：卿志大宇宙，勇邁終古。充問其故，裕曰：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，卿圖作佛不亦大乎？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，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。謝萬譏之云：二郗諂於道，二何佞於佛。

何準傳：準字幼道，穆章皇后父也。高尚寡欲，弱冠知名，州府交辟，並不就。兄充為驃騎將軍，勸其令仕，準曰：第五之名，何減驃騎？準兄弟中第五，故有此言。充居宰輔之重，權傾一時，而準散帶衡門，不及人事，唯誦佛經，修營塔廟而已。

佛法金湯編。郄超為桓溫府掾，超問謝安曰：支遁所談，何如嵇中散？安曰：嵇盡力道，纔得半耳。超著五戒文，更修歲月齋戒。凡齋不得嘗魚肉，不御妻妾，迎中而食。既食之後，美味甘香，一不得嘗。洗心念道，歸依三實。

晉書王湛傳：湛孫述，述子坦之，與沙門竺法甚厚。每共論幽明報應，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。後經年，師忽來云：貧道已死，罪福皆不虛。惟當勤修道德，以昇濟神明耳。言訖不見。坦之尋亦卒。

佛圖澄傳：石季龍僭位，傾心事澄。百姓因澄故多奉佛，皆營造寺廟，相競出家，真偽混淆，多生愆過。季龍下書料簡，其著作郎王度奏曰：佛，方國之神，非諸華所應祠奉。漢代初傳其道，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，以奉其神，漢人皆不出家。魏承漢制，亦循前軌。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，以遵典禮。其百辟卿士逮眾隸，例皆禁之。其有犯者，與淫祠同罪。其趙人為沙門者，還服百姓。朝士多同度所奏。季龍以澄故，下書曰：朕出自邊戎，忝君諸夏，至于饗祀，應從本俗。佛是戎神，所應兼奉。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，特聽之。

王恭傳：恭將奔桓元，至長塘湖，遇商人錢強。強以告湖浦尉，尉收之以送京師，即于建康之倪塘斬之。恭信佛道，調役百姓，修營佛寺，務在壯麗，士庶怨嗟。臨刑猶誦佛經，謂監刑者曰：我闇于信人，所以致此。

苻堅載記：堅游于東苑，命沙門道安同輦。權翼諫曰：臣聞天子法駕，侍中陪乘，清道而行，進止有度。三代末主，或虧大倫，適一時之情，書惡來世，故班姬辭輦，垂美無窮。道安毀形賤士，不宜參穢神輿。堅作色曰：安公道冥至境，德為時尊，朕舉天下之重，未足以易之。非公與輦之榮，此乃朕之顯也。命翼扶安升輦。

姚興載記：興托意于佛道，公卿已下莫不欽附，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。起浮圖于永貴里，立波若臺于中宮，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。州郡化之，事佛者十室而九矣。

搜神後記：晉淮南胡茂回能見鬼，雖不喜見而不可止。後行至揚州，還歷陽，城東有神祠，中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。須臾頃，有羣鬼相叱曰：上官來。各迸走出祠去。迴顧，見二沙門來入祠中，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，在祠邊草中伺望，望見沙門，皆有怖懼。須臾，二沙門去後，諸鬼皆還祠中。茂回於是信佛，遂精誠奉事。

佛法金湯編：顧凱之字長康，小字虎頭，工畫，桓溫引為大司馬參軍。時沙門慧力建瓦官寺，朝賢施者不過十萬，長康素貧，諾錢百萬，人皆笑之。一日於殿壁畫維摩像，將點眸子，曰：第一日見者責施十萬，第二日見者五萬，第三日任例責施。及開戶，光明照寺，施者填塞，果得錢百萬。　　何無忌崇信佛法，造枳園寺。以安帝西還，皇運凱泰，勸帝興起釋門，修營功德。

弘明集：宋武帝始登位，夢一道人提鉢就乞，因而言曰：君子前世施維衛佛一鉢之飯，今居斯位。帝遣問嚴公，徵其虛實，嚴公即送七佛經呈聞。

宋書張敷傳，元嘉初，敷為員外散騎侍郎，祕書丞。江夏王義恭鎮江陵，以為撫軍功曹，轉記室參軍。時義恭就太祖求一學義沙門，比沙門求見發遣，會敷赴假還江陵，太祖謂沙門曰，張敷應西，當

令相載。及敷辭，上謂曰，撫軍須一意懷道人，卿可以後艑載之，道中可得言晤。敷不奉旨，曰，臣性不耐雜。上甚不悅。

范泰傳：泰暮年事佛甚精，于宅西立祇洹精舍。

北山錄：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：弟子常欲齋戒不殺，以身徇物，不獲從志。跋摩曰：刑不夭命，役無勞力，則使風雨順時，寒暖應節，百穀滋繁，桑麻鬱茂。如此持齋，齋亦大矣；如此不殺，德亦眾矣。寧在缺半日之餐，全一禽之命，然後方為弘濟耶。

太平廣記：宋王淮之，字元會，瑯琊人也。世尚儒業，不信佛法，常謂身神俱滅，寧有三世耶。元嘉中為丹陽令，十年得病氣絕，少時還復暫蘇。時建康令賀道力省疾，適會下牀，淮之語道力曰：始知釋教不虛，人死神存，信有徵矣。道力曰：明府生平置論不爾，今何見而乃異之耶。淮之斂眉答云：神實不盡，佛教不得不信。語訖而終。　　宋尚書謝晦為荊州刺史，謂塔寺不宜在人間，當移之郭外，乃自率部下至新寺門，遣隊士八十持刀斧毀壞浮圖，尊像縱橫，瓦木傾墜。俄而雲霧暗天，風塵勃起，晦即怖走，隊人驚散，莫知所以。晦等夜夢，咸見沙門飛騰空中，光明顯赫，又見二人形悉丈餘，容姿甚偉，厲聲嗔曰：所行反道，尋當自知。其後隊人滿身著癩疾，經時而死，餘人並犯法就終。謝晦連年患瘠病，後因謀叛，合家被誅，皆非命而卒。　　宋劉齡，不知何許人，居晉陵東路城村，頗奉佛法，於宅中立精舍，時設齋。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亡，時巫祝並云：家當更有三人喪亡。鄰家有事道祭酒魏巨，常為章符，誑誘村里，語齡曰：君家喪禍未已，由不奉明神也。若改事大道，必蒙福祐。不改意者，將滅其門。齡遂敬延祭酒，罷不奉法。巨云：宜焚經像，災乃當除耳。遂爇精舍，炎熾移日，唯屋而已。經像幡座，儼然如故。像於中夜，大放赤光。其時諸祭酒有二十許人，有懼靈驗，密委去者。巨等師徒，意猶不止，披髮禹步，執持刀索，云：斥佛還故國，不得留中夏，為民害也。

齡於其處，如有人毆打，頓仆於地。家人扶起，方餘氣息，遂痿躄不能行。魏巨體內發疽，日出血三升，不一月苦死。自外同伴，並患癩疾。鄰人東安太守水立和，傳於東陽，時多見者。　　宋魏世子，梁郡人。奉佛精進，兒女尊修，唯婦執迷不信。女年十四，病死七日而蘇，云：可安施高座，并無量壽經。世子即為具設經座。女雖持齋戒，未常看經，今即升座，誦聲清利。下啟父言：兒死便往無量國，見父兄及己三人，池中已有芙蓉大花，後當化生其中。唯母獨無，不勝此苦，故歸啟報。語竟復絕。母於是敬信法教。

宋書袁粲傳，粲初名愍孫，為太子右衛率，侍中。孝建元年，世祖率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，中食竟，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。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，密以白世祖，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，並免官。

張暢傳：暢子淹，黃門郎，封廣晉縣子，太子右衛率，東陽太守。逼郡吏燒臂照佛，百姓有罪，使禮佛贖刑，動至數千，并免官禁錮。

宣驗記：車母者，遭宋廬陵王青泥之難，為虜所得，在賊營中。其母先來奉佛，即燃七燈於佛前，夜精心念觀世音，願子得脫。如是經年，其子忽叛還，七日七夜，獨行自南走，常值天陰，不知東西，遙見有七段火光，望火而走，似村欲投，終不可至。如是七夕，不覺到家，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，又見七燈，因乃發悟。母子共談，知是佛力，自後懇禱，專行慈悲。

南齊書周顒傳，宋明帝頗好言理，以顒有辭義，引入殿內，親近宿直。帝所為慘毒之事，顒不敢顯諫，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，帝亦為之小止。顒音辭辯麗，出言不窮，宮商朱紫，發口成句。汎涉百家，長於佛理。著三宗論，立空假名，立不空假名。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，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，假名空難二宗，又立假名空。西凉

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曰，此義旨趣，似非始開，妙聲中絕，六七十載。貧道年二十時，便得此義，竊每歡喜，無與共之。年少見長安耆老，多云關中高勝，乃舊有此義。常法集盛時，能深得斯趣者，本無多人，過江東略是無一。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，東西講說，謬重一時。餘義頗見宗錄，唯有此塗白黑，無一人得者，為之發病。非意此音猥來入耳，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。其論見重如此。時何引亦精信佛法，無妻妾。太子又問顒，卿精進何如何引？顒曰，三塗八難，共所未免，然各有其累。太子曰，所累伊何？對曰，周妻何肉。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。何引言斷食生，猶欲食肉。白魚、魛脯、糖蟹，以為非見生物，疑食蚶蠣，使學生議之。學生鍾岏曰，魛之就脯，驟於屈伸。蟹之將糖，躁擾彌甚。仁人用意，深懷如怛。至於車螯蚶蠣，眉目內闕，慙渾沌之奇。礦殼外緘，非金人之慎。不悴不榮，曾草木之不若。無馨無臭，與瓦礫其何算。故宜長充庖廚，永為口實。竟陵王子良見岏議，大怒，引兄點亦遁節清信。顒與書勸令菜食，曰：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，或在不近全菜邪。脫灑離析之討，鼎俎網罟之興，載策其來實遠，誰敢干議。觀聖人之設膳脩，仍復為之品節，蓋以茹毛飲血，與生民共始，縱而勿裁，將無厓畔。善為士者，豈不以恕己為懷，是以各靜封疆，罔相陵軼。況乃變之大者，莫過死生，生之所重，無踰性命，性命之於彼極切，滋味之在我可賒，而終身朝脯，資之以味，彼就冤殘，莫能自列，我業久長，吁哉可畏。且區區微卵，脆薄易矜，歂彼弱麑，顧步宜愍，觀其飲喙飛行，人應憐悼，況可心心撲褫，加復恣忍吞嚼。至乃野牧盛羣，閉豢重圈，量肉揣毛，以挨枝剝，如土委地，僉謂常理，百為愴息，事豈一塗。若云三世理誣，則幸矣更快，如使此道果然，而形未息，則一往一來，一生一死，輪迴是常事。雜報如家，人天如客，遇客日尠，在家日多，吾儕信業，未足長免，則傷心之慘，行亦息念。丈人於血氣之類，雖無身踐，至於晨鳧夜鯉，不能不取備屠門，財貝之經盜手，猶為廉士所棄，生性之一啟鸞刀，寧復慈心所忍。騶虞雖饑，非自死之草不食，聞其

風者，豈不使人多愧。眾生之稟此形質，以畜肌膂，皆由其積壅癡迷，沈流莫反，報受穢濁，歷苦酸長，此甘與肥，皆無明之報聚也，何至復引此滋腴，自汗腸胃。丈人得此有素，聊復寸言發起耳。

竟陵王子良傳：子良招致名僧，講語佛法，造經唄新聲，道俗之盛，江左未有也。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，甚相友悌，子良敬信尤篤。數於邸園營齋戒，大集朝臣眾僧，至於賦食行水，或躬親其事，世頗以為失宰相體。

顧歡傳：文惠太子、竟陵王子良，並好釋法。吳興孟景翼為道士，太子召入元圃園，眾僧大會，子良使景翼禮佛，景翼不肯。子良送十地經與之，景翼造正一論，大略曰：寶積云：佛以一音廣說法。老子云：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。一之為妙，空元絕于有景，神化贍于無窮，為萬物而無為，處一數而無數，莫之能名，強號為一。在佛曰實相，在道曰元牝。道之大象，即佛之法身，以不守之守守法身，以不執之執執大象。但物有八萬四千行，說有八萬四千法，法乃至于無數，行亦達于無央，等級隨緣，須導歸一。歸一曰回向，向正即無邪，邪觀既遣，億善日新，三五四六，隨用而施，獨立不改，絕學無憂，曠劫諸聖，共遵斯一。老釋未始于當分，迷者分之而未合，億善遍修，修遍成聖，雖十號千稱，終不能盡，終不能盡，豈可思議。

王奐傳：奐遷散騎常侍領軍將軍，欲請車駕幸府。上晚信佛法，御膳不宰牲，使王晏謂奐曰，吾去年為斷殺事，不復幸詣大臣，已判無容歟爾也。奐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，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，鎮北將軍，雍州刺史。上謂王晏曰，奐於釋氏實自專，至其在鎮，或以此妨務，卿相見言次及之，忽道吾意也。

豫章文獻王嶷傳：嶷字宣儼，太祖第二子。臨終，召二子子廉、子恪曰：後堂樓可安佛，供養外國二僧，餘皆如舊。與汝遊戲後堂船乘，吾所乘牛馬，送二宮及司徒，服飾衣裘，悉為功德。

劉虯傳：虯精信釋氏，衣麤布衣，禮佛長齋，注法華經，自講佛義。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，乃徙居之。建武二年，詔徵國子博士，不就。其冬虯病，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，又有香氣及磬聲，其日卒，年五十八。

隋書突厥傳，齊有沙門惠琳，被掠入突厥中，因謂佗鉢曰，齊國富強者，為有佛法耳。遂說以因緣果報之事。佗鉢聞而信之，建一伽藍，遣使聘于齊氏，求淨名、涅槃、華嚴等經，并十誦律。佗鉢亦躬自齋戒，遶塔行道，恨不生內地。

梁書范縝傳，縝在齊世，嘗侍竟陵王子良。子良精信釋教，而縝盛稱無佛。子良問曰，君不信因果，世間何得有富貴，何得有貧賤？縝答曰，人之生，譬如一樹花，同發一枝，俱開一帶，隨風而墮，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，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。墜茵席者，殿下是也。落糞溷者，下官是也。貴賤雖復殊途，因果竟在何處？子良不能屈。

干陀利國傳。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，其俗與林邑、扶南略同。出班布、吉貝、檳榔。檳榔特精好，為諸國之極。宋孝武世，王釋婆羅那憐陀遣長史竺留陀獻金銀寶器。天監元年，其王瞿曇修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：中國今有聖主，十年之後，佛法大興。汝若遣使貢奉敬禮，則土地豐樂，商旅百倍。若不信我，則境土不得自安。修跋陀羅初未能信，既而又夢此僧曰：汝若不信我，當與汝往觀之。乃於夢中來至中國，拜覲天子。既覺，心異之。陀羅本工畫，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質，飾以丹青，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

盤等物。使人既至，模寫高祖形以還其國，比本畫則符同焉。因盛以寶函，日加禮敬。

任孝恭傳：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，明佛理，至是蔬食持戒，信受甚篤。而性頗自伐，以才能尚人，於時輩中多有忽略，世以此少之。

建平王大球傳：高祖素歸心釋教，每發誓願，恒云：若有眾生應受諸苦，悉衍身代當。時大球年甫七歲，聞而驚謂母曰：官家尚爾，兒安敢辭？乃六時禮佛，亦云：凡有眾生應獲苦報，悉大球代受。其早慧如此。

到溉傳：溉家門雍睦，兄弟特相友愛。初與弟洽，常共居一齋。洽卒後，便捨為寺。因斷腥羶，終身蔬食。別營小室，朝夕從僧徒禮誦。高祖每月三致淨饌，恩禮甚篤。蔣山有延賢寺者，溉家世創立，故生平公俸，咸以供焉，略無所取。

劉杳傳：杳治身清儉，無所嗜好。為性不自伐，不論人短長。及覩釋氏經教，常行慈忍。天監十七年，自居母憂，便長斷腥羶，持齋蔬食。及臨終，遺命斂以法服，載以露車，還葬舊墓。隨得一地，容棺而已，不得設靈筵祭醊。其子遵行之。

滕曇恭傳：曇恭，豫章南昌人也。年五歲，母楊氏患熱，思食寒瓜，土俗所不產。曇恭歷訪不能得，銜悲哀切。俄值一桑門，問其故，曇恭具以告。桑門曰：我有兩瓜，分一相遺。曇恭拜謝，因捧瓜還，以薦其母。舉室驚異，尋訪桑門，莫知所在。及父母卒，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，感慟嘔血，絕而復蘇。隆冬不著氈絮，蔬食終身。每至忌日，思慕不自堪，晝夜哀慟。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，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，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，容光顯著，自門而入。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，久之乃滅。遠近道俗咸傳之。

昭明太子傳：高祖大弘佛教，親自講說。太子亦崇信三寶，遍覽眾經。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，專為法集之所。招引名僧，談論不絕。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，並有新意。普通元年四月，甘露降于慧義殿，咸以為至德所感焉。

南平元襄王偉傳：偉晚年崇信佛理，尤精元學，著二旨義，別為新通。又製性情、幾神等論，其義僧寵及周捨、殷鈞、陸倕並名精解，而不能屈。

鄱陽忠烈王恢傳：恢有孝性，初鎮蜀，所生費太妃猶停都。後於都下不豫，恢未之知。一夜忽夢還侍疾，既覺憂皇，便廢寢食。俄而都信至，太妃已瘳。後又目有疾，久廢視瞻。有北渡道人慧龍，得治眼術，恢請之。既至，空中忽見聖僧。及慧龍下鍼，豁然開朗，咸謂精誠所致。

何點傳點字子晳，廬江灊人也。少時嘗患渴痢，積歲不愈。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，于講所晝寢，夢一道人，形貌非常，授丸一掬，夢中服之，自此而差。時人以為淳德所感。　　引字子季，點之弟也。嘗至吳，居虎丘西寺講經論，學徒復隨之。東境守宰經途者，莫不畢至。引常禁殺，有虞人逐鹿，鹿徑來趨，引伏而不動。又有異鳥如鶴，紅色，集講堂，馴狎如家禽焉。初開善寺藏法師與引遇于秦望，後還都，卒于鍾山。其死日，引在般若寺，見一僧授引香奩并函書，云：呈何居士。言訖失所在。引開函，乃是大莊嚴論，世中未有。又于寺內立明珠柱，乃七日七夜放光。太守何遠以狀啟，昭明太子欽其德，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。中大通三年卒，年八十六。

劉慧斐傳：慧斐，字文宣，彭城人也。嘗遊于匡山，過處士張孝秀，相得甚歡，遂有終焉之志。因不仕，居于東林寺。慧斐尤明釋典，工篆隸，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，常所誦者百餘卷。晝夜行

道，孜孜不怠，遠近欽慕之。論者云：自遠法師沒後，將二百年，始有張劉之盛矣。

劉訏傳：訏字彥度，平原人也。訏善元言，尤精釋典。曾與族兄劉歊聽講于鍾山諸寺，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，有終焉之志。

劉歊傳：歊字士光，訏族兄也。幼時嘗獨坐空室，有一老公至門，謂歊曰：心力勇猛，能精死生，但不得久滯一方耳。因彈指而去。歊既長，精心學佛。有道人釋寶誌者，時人莫測也，遇歊于興皇寺，驚起曰：隱居學道，清淨登佛。如此三說。

庾詵傳：詵字彥寶，新野人也。晚年以後，尤遵釋教。宅內立道場，環繞禮懺，六時不輟。誦法華經，每日一遍。後夜中忽見一道人，自稱願公，容止甚異，呼詵為上行先生，授香而去。中大通四年，因晝寢，忽驚覺曰：願公復來，不可久住。顏色不變，言終而卒，時年七十八。舉室咸聞空中唱：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。

張孝秀傳。孝秀，字文逸，南陽宛人也。博涉羣書，專精釋典。普通三年卒，時年四十二。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。

孔休源傳：休源長子雲章，篤信佛理，遍持經戒，官至岳陽王府諮議、東揚州別駕。

謝舉傳：舉少博涉多通，尤長元理及釋氏義。為晉陵郡時，常與義僧遞講經論，徵士何引自虎丘山赴之，其盛如此。

裴子野傳：子野末年，深信釋氏，持其教戒，終身飯麥食蔬。中大通二年卒，高祖勅撰眾僧傳二十卷。

陶弘景傳：弘景曾夢佛授其菩提記，名為勝力菩薩。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，受五大戒。後太宋臨南徐州，欽其風素，召至後堂，與談論數日而去。太宗甚敬異之。

獨異志：梁武帝酷好佛法，然性多含恕，勑天下貢獻綾羅錦綺，不令織鳥獸之形，恐裁翦之時，有傷生物之意也。

佛法金湯編。梁簡文帝委心妙法，徧覽元章，撰法集記二百卷，法寶聯璧四百餘篇，造資敬、報恩二寺。　　元帝為湘東王時，捨宮造天宮寺，請法聰居之，修崇佛事，即位于江陵，改元承聖，嘗著書曰金樓子。

佛祖統紀：陳鍼，智者之兄，為梁晉安王中兵參軍，年四十，仙人張果相之曰：死在朞月。師令行方等懺，鍼見天堂門牌曰：陳鍼之堂，後十五年當生於此。果後見鍼，驚問曰：君服何藥。答曰：但修懺耳。果曰：若非道力，安能超死。竟延十五年而終。智者嘗為其撰小止觀，咨受修習，夙夜不怠。

陳書江總傳：總嘗自敘其略曰：歷升清顯，備位朝列，不邀世利，不涉權幸。嘗撫躬仰天太息曰：莊青翟位至丞相，無迹可紀；趙元叔為上計吏，光乎列傳。官陳以來，未嘗逢迎一物于預一事，悠悠風塵流俗之士，頗致怨憎，榮枯寵辱，不以介意。太建之世，權移羣小，諂嫉作威，屢被摧黜，奈何命也。後主昔在東朝，留意文藝，夙荷昭晉，恩紀契闊。嗣位之日，時寄謬隆，儀形天府，釐正庶績，八法六典，無所不統。昔晉武帝策荀公曾曰：周之冢宰，今之尚書令也。況復才未半古，尸素若茲。晉太尉陸玩云：以我為三公，知天下無人矣。軒冕儻來之一物，豈是預要乎？弱歲歸心釋教，年二十餘，入鍾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受菩薩戒。暮齒官陳，與攝山布上人遊款，深悟苦空，更復練戒，運善於心，行慈於物，頗知自勵，而不能蔬菲，尚染塵勞，以此負愧生平耳。總之自敘，時人謂之實錄。

姚察傳：察幼年，嘗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。及官陳，祿俸皆捨寺起造，并追為禪師樹碑，文甚遒麗。及是遇見梁國子祭酒蕭

子雲書此寺禪齋詩，覽之愴然，乃用蕭韻述懷為詠，詞又哀切，法俗益以此稱之。察願讀一藏經，並已究竟。將終，曾無痛惱，但西向坐，正念云：一切空寂。其後身體柔軟，顏色如恒。察諳識內典，所撰寺塔及眾僧文章，特為綺密。

王固傳：固清虛寡欲，居喪以孝聞。又崇信佛法，及丁所生母憂，遂終身蔬食，夜則坐禪，晝誦佛經，兼習成實論義，而於元言非所長。嘗聘於西魏，因宴饗之際，請停殺一羊，羊於固前跪拜。又宴於昆明池，魏人以南人嗜魚，大設罟網，固以佛法呪之，遂一鱗不獲。

傅綍傳：綍篤信佛教，從興皇寺惠朗法師受三論，盡通其學。時有大心暠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，綍乃為明道論，用釋其難。其略曰：無諍論言：比有弘三論者，雷同訶詆，恣言罪狀，歷毀諸師，非斥眾學。論中道而執偏心，語忘懷而競獨勝。方學數論，更為讎敵。讎敵既搆，諍鬥大生。以此之心，而成罪業。罪業不止，豈不重增生死，太苦聚集？答曰：三論之興，為日久矣。龍樹創其源，除內學之偏見；提婆揚其旨，蕩外道之邪執。欲使大化流而不壅，元風闡而無墜。其言曠，其意遠，其道博，其流深。斯固龍象之騰驤，鯤鵬之摶運。蹇乘決羽，豈能觖望其間哉？頃代澆薄，時無曠士。苟習小學，以化蒙心。漸染成俗，遂迷正路。唯競穿鑿，各肆營造。枝葉徒繁，本源日翳。一師解釋，復異一師。更改舊宗，各立新意。同學之中，取寤復別。如是展轉，添糅倍多。總而用之，心無的准；擇而行之，何者為正？豈不渾沌傷竅，嘉樹弊牙？雖復人說非馬，家握靈虵，以無當之卮，同畫地之餅矣。其於失道，不亦宜乎？攝山之學，則不如是。守一遵本，無改作之過；約文申意，杜臆斷之情。言無預說，理非宿構。覩緣爾乃應，見敵然後動。縱橫絡繹，忽怳杳冥。或彌綸而不窮，或消散而無所。煥乎有文章，蹤朕不可得；深乎不可量，即事而非遠。凡相酬對，隨理詳覈，有

何嫉詐，干犯諸師？且諸師所說，為是可毀？為不可毀？若可毀者，毀故為衰；若不可毀，毀自不及。法師何獨蔽護，不聽毀乎？且教有大小，備在聖誥，大乘之文，則指斥小道。今弘大法，寧得不言大乘之意耶？斯則褒貶之事，從弘放學；與奪之辭，依經議論。何得見佛說而信順，在我語而忤逆，無諍平等，心如是耶？且忿恚煩惱，凡夫恒性，失禮之徒，率皆有此。豈可以三修未愜，六師懷恨，而蘊涅槃妙法，永不宣揚？但冀其忿憤之心既極，恬淡之寤自成耳。人面不同，其心亦異，或有辭意相反，或有心口相符，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，己行無諍，外不違而內平等？讎敵鬬訟，豈我事焉？罪業聚集，鬬諍者所畏耳。無諍論言：攝山大師誘進化導，則不如此，即習行於無諍者也。導悟之德既往，淳一之風已澆，競勝之心，阿毀之曲，盛於茲矣。吾願息諍以通道，讓勝以忘德，何必排拂異家，生其恚怒者乎？若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，亦能不諍；若以偏著之心說於中論，亦得有諍。固知諍與不諍，偏在一法。答曰：攝山大師寔無諍矣。但法師所賞，未衷其節。彼靜守幽谷，寂爾無為，凡有訓勉，莫匪同志，從容語嘿，物無間然，故其意雖深，其言甚約。今之敷暢，地勢不然。處王城隅，居聚之落之內，呼吸顧望之客，脣吻縱橫之士，奮鋒頴，勵羽翼，明目張膽，被堅執銳，騁異家，銜別解，窺伺間隙，邀冀長短，與相酬對，挍其輕重。豈得默默無言，唯唯應命？必須掎摭同異，發擿玼瑕，忘身而弘道，忤俗而通教。以此為病，益知未達。若令大師當此之地，亦何必默己，而為法師所貴耶？法師又言：吾願息諍以通道，讓勝以忘德。道德之事，不止在諍與不諍，讓與不讓也。此語直是人間所重，法師慕而言之，竟未知勝若為可讓也。若他人道高，則自勝不勞讓矣；他人道劣，則雖讓而無益矣。欲讓之辭，將非虛設？中道之心，無處不可。成寔三論，何事致乖？但須息守株之解，除膠柱之意，是事皆中也。來旨言：諍與不諍，偏在一法。何為獨褒無諍耶？詎非矛楯？無諍論言：邪正得失，勝負是非，必生於心矣。非謂所說之法，而有定相論勝劣也。若異論是非，以偏

著為失言，無是無非，消彼得失，以此論為勝妙者，他論所不及，此亦為失也。何者？凡心所破，豈無心於能破？則勝負之心不忘，寧不存勝者乎？斯則矜我為得，棄他之失，即有取舍，大生是非，便是增諍。答曰：言為心使，心受言詮，和合根塵，鼓動風氣，故成語也。事必由心，實如來說。至於心造偽以使口，口行詐以應心，外和而內險，言隨而意逆，求利養，引聲名，入道之人，在家之士，斯輩非一。聖人所以曲陳教誡，深致防杜，說見在之殃咎，敘將來之患害，此文明著，甚於日月。猶有亡愛軀，冒峻制，蹈湯炭，甘蘧粉，必行而不顧也。豈能悅無諍之作，而回首革音耶？若弘道之人，宣化之士，心知勝也，口言勝也，心知劣也，口言劣也，亦無所苞藏，亦無所忌憚，但直心而行之耳。他道雖劣，聖人之教也。己德雖優，亦聖人之教也。我勝則聖人勝，他劣則聖人劣。聖人之優劣，蓋根緣所宜爾。於彼於此，何所厚薄哉？雖復終日按劍，極夜擊析，瞋目以爭得失，作氣以求勝負，在誰處乎？有心之與無心，徒欲分別虛空耳。何意不許我論說，而使我謙退？此謂鷦鵬已翔於寥廓，而虞者猶窺藪澤而求之。嗟乎！丈夫當弘斯道矣。無諍論言。無諍之道，通于內外。子所言須諍者，此用末而救本，失本而營末者也。今為子言之。何則？若依外典，尋書契之前，至淳之世，朴質其心，行不言之教，當于此時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來，而各得其所，復有何諍乎？固知本來不諍，是物之真矣。答曰：諍與無諍，不可偏執。本之與末，又安可知？由來不諍，寧知非末？於今而諍，何驗非本？夫居後而望前則為前，居前而望後則為後，而前後之事，猶如彼此。彼呼此為彼，此呼彼為彼，彼此之名，的居誰處？以此言之，萬事可知矣。本末前後，是非善惡，可恒守邪？何得自信聰明，廢他耳目？夫水泡生滅，火輪旋轉，入牢穽，受羈紲，生憂畏，起煩惱，其失何哉？不與道相應，而起諸見故也。相應者則不然，無為也，無不為也。善惡不能偕，而未曾離善惡；生死不能至，亦終然在生死，故得永離而任放焉。是以聖人念繞桎之不脫，愍黏膠之難離，故殷勤教示，備諸便巧。希向之

徒，涉求有類，雖驎角難成，象形易失，寧得不髣髴遐路，勉勵短晨？且當念己身之善惡，莫揣他物而欲分別，而言我聰明，我知見，我計校，我思維。以此而言，亦為疎矣。他人者實難測，或可是凡夫真爾，亦可是聖人俯同，時俗所宜見，果報所應覩，安得肆胷衿，盡情性，而生譏誚乎？正應虛己而遊乎世，俛仰於電露之間耳。明月在天，眾木咸見；清風在林，羣籟畢響，吾豈逆物哉？不入鮑魚，不甘腐鼠，吾豈同物哉？誰能知我共行斯路，浩浩堂堂乎？豈復見有諍為非，無諍為是？此則諍者自諍，無諍者自無諍，吾俱取而用之。寧勞法師費功夫，點筆紙，但申於無諍；弟子疲脣舌，消晷漏，唯對於明道，戲論於糟粕哉？必欲且考真偽，暫觀得失，無過依賢聖之言，檢行藏之理，始終研究，表裏綜覈，使浮辭無所用，詐道自然消。請待後筵，以觀其妙矣。

徐陵傳：陵少而崇信釋教，經論多所精解。後主在東宮，令陵講大品經。義學名僧，自遠雲集，每講筵商較，四座莫能與抗。目有青睛，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。　　孝克，陵之第三弟也。東遊居于錢塘之佳義里，與諸僧討論釋典，遂通三論。每日二時講佛經，晚講禮傳，道俗受業者數百人。天嘉中，除郯令，非其好也。尋復去職。太建四年，徵為祕書丞，不就。乃蔬食長齋，持菩薩戒，晝夜講誦法華經。高宗甚嘉其操行。孝克以疾卒，時年七十三。臨終正坐念佛，室內有非常異香氣，鄰里皆驚異之。

佛祖統紀：陳永陽王伯智，字策之，文帝第八子。至德初，出為東陽刺史，請大師出鎮開講，致書至三，師遂往。王與子湛家人同稟菩薩戒，執弟子禮，晝聆講說，夜習坐禪，講事將解，立法名曰靜智。製疏文，設大會，度人出家，鑄大士像。其疏有云：願生生世世，與天台闍黎及講眾黑白恒結善友，俱向一乘。師謂門人智越曰：吾欲勸王修福禳禍。越曰：府僚非舊，或有炎凉。遂止。其後

王出遊，墜馬將絕，師為率眾行觀音懺法，遂覺微醒，凭几而坐，見一梵僧手擎香爐，遶王一匝，香氣徘徊，痛惱頓釋。

沈君理字仲倫，吳興人。尚陳武帝女會稽長公主，位儀同，受大師菩薩戒。製疏請住瓦官，開法華經題。宣帝勑停朝一日，令羣臣往聽。時光祿王固、侍中孔煥、尚書毛喜、僕射周弘正俱服戒香，同餐妙法。仍請一夏剖釋元義，道俗俱會，開悟為多。　　毛喜字伯父，陽武人。少好學，善草隸。陳宣帝時為五兵尚書，瓦官法會，獲預聽眾。懇求禪要，躬執弟子禮。受六妙門及四十二字法門，旦夜研習，不因事廢。

魏書崔浩傳，浩非毀佛法，而妻郭氏敬好釋典，時時誦讀。浩怒，取而焚之，捐灰於廁中。及浩幽執，置之檻內，送於城南，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，呼聲嗷嗷，聞於行路。自宰司之被戮辱，未有如浩者，世皆以為報應之驗也。始浩與冀州刺史頤、滎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，浩為長，次模，次頤。三人別祖，而模、頤為親。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，常侮模、頤。模謂人曰，桃簡正可欺我，何合輕我家周兒也。浩小名桃簡，頤小名周兒。世祖頗聞之，故誅浩時，二家獲免。浩既不信佛道，模深所歸向，每雖糞土之中，禮拜形像。浩大笑之云，持此頭顱不淨處跪，是胡神也。

法苑珠林：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丙戌，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，太武皇帝信任崔浩，邪佞諂諛，崇重寇謙，號為天師，殘害釋種，殷破浮圖，廢棄法事。諸臣僉曰：康僧感瑞，太皇創寺，若也除毀，恐貽後悔。又於後宮內掘地，得一金像，浩乃穢之，陰處尤痛，叫聲難忍。太史卜曰：由犯大神故。於是廣祈名山，多賽祠廟，而痛苦尤重，內痛彌甚。有信宮人，屢設諫曰：陛下所痛，由犯釋像，請祈佛者，容可止苦。浩曰：佛為大神耶？試可求之。一請便愈，欣慶易心，乃以車馬迎康僧會法師，請求洗懺，從受五戒，深加敬重。方知寇謙陰用邪惑，乃加重罰，以置四郊，埋身出口，今四衢

行人，皆用口廁，以盡形命。徒黨之流，並皆斬決。至庚寅年，太武遭疾，方始感悟，兼有曇始白足禪師來相啟發，生愧悔心，即誅崔浩。到壬辰歲，太武帝崩，孫文成立，即起浮圖，七年還興三寶。至和平三年，昭元都統沙門釋曇曜，慨前陵廢，欲今再興，故於此臺石室寺，集諸僧眾，譯經傳，流通後賢之徒，使法藏住持，千載不墜。准此掘地獲像，明知秦周已有佛教驗矣。

魏書高允傳，允年十餘，奉祖父喪還本郡，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，名法淨，未久而罷。

釋老志沙門統曇曜，與天竺沙門常那邪含等，譯出新經十四部。又有沙門道進、僧超、法存等，演唱諸異。顯祖即位，敦信尤深，覽諸經論，好老莊，每引諸沙門及能談元之士，與論理要。

佛法金湯編。獻文帝雅好佛學，每引朝士沙門共談元理，有遺世之心。延興元年六月，詔傳位太子，徙居崇光宮，稱上皇。建鹿野寺于北苑，與禪僧居之，講習元要。

魏書韋纘傳：纘字遵彥，年十三，補中書學士，聰敏明辨，為博士李彪所稱。除祕書中散，遷侍御中散。高祖每與名德沙門談論往復，纘掌綴錄，無所遺漏，頗見知賞。

楊謙之傳：謙之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，國書漏闕，謙之乃修涼書十卷，行於世。涼國盛事佛道，為論貶之，因稱佛是九流之一家。當世名士競以佛理來難，謙之還以佛義對之，竟不能屈。

馮熙傳：熙，文明太后之兄也。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，侍中太師如故。洛陽雖經破亂，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。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，廢毀分用，大至頹落。熙為政不能仁厚，而信佛法。自出家財，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，合七十二處，寫一十六部一切經。延致名德沙門，日與講論，精勤不倦，所費亦不貲。而在諸

州營塔寺，多在高山秀阜，傷殺人牛。有沙門勸止之，熙曰：成就後，人惟見佛圖，焉知殺人牛也。

城陽王長壽傳：長壽次子鸞，世宗初，除平東將軍、青州刺史。後轉安北將軍、定州刺史。鸞愛樂佛道，修持五戒，不飲酒食肉，積歲長齋。繕起佛寺，勸率百姓，共為土木之勞，公私費擾，頗為民患。

裴叔業傳：植字文遠，叔業兄叔寶子也。少而好學，覽綜經史，尤長釋典，善談理義。臨終神志，目若遺令。子弟命盡之後，翦落鬚髮，被以法服，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，年五十。

李同軌傳。同軌，趙郡高邑人，陽夏太守義深之弟。體貌魁岸，腰帶十圍，學綜諸經，多所治誦，兼讀釋氏，又好醫術。年二十二，舉秀才射策，除奉朝請，領國子助教，轉著作郎，典儀注，修國史，遷國子博士，加征虜將軍。永熙二年，出帝幸平等寺，僧徒講法，勅同軌論難，音韻閑朗，往復可觀，出帝善之。興和中，兼通直散騎常侍，使蕭衍。衍深躭釋學，遂集名僧于其愛敬、同泰二寺，講涅槃大品經，引同軌預席，衍兼遣其朝臣並共觀聽，同軌論難久之，道俗咸以為善。盧景裕卒，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，甚加禮之。每旦入授，日暮始歸，緇素請業者，同軌夜為說解，四時恒爾，不以為倦。

酉陽雜俎：魏使陸操至梁，梁王坐小輿，使再拜，遣中書舍人殷炅宣旨勞問。至重雲殿，引昇殿，梁王著菩薩衣北面，太子已下皆菩薩衣，侍衛如法。操西向以次立，其人悉西廂東面，一道人贊禮佛，詞凡有三卷，其贊第三卷中稱為魏主魏相高并南北二境士女禮佛訖，臺使其羣臣俱再拜矣。

魏李騫、崔劼至梁同泰寺，主客王克、舍人賀季友及三僧迎門引接。至浮圖中，佛傍有執板筆者，僧謂騫曰：此是尸頭，專記人罪。騫曰：便是僧之董狐。復入二堂，佛前有銅鉢，中燃燈，劼曰：可謂日月出矣，爝火不息。

先覺宗乘。北魏楊衒之為期城太守，早慕佛乘。達磨至魏，住禹門千聖寺，衒之問曰：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，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，願師慈悲開示宗旨。達磨說偈曰：亦不覩惡而生嫌，亦不觀善而勤措，亦不捨智而近愚，亦不拋迷而就悟。達大道兮過量，通佛心兮出度，不與凡聖同躔，超然名之曰祖。衒之悲喜交并曰：惟願久住世間，化導羣有。

佛祖統紀：孝靜帝天平元年，洛州刺史韓賢，素不信佛。白馬寺有漢明帝時經函，時放光明，世藏為寶，賢往寺斫破之。未幾，州人韓木蘭作亂，一賊自屍中起，以刀斫賢，脛斷而死。人謂毀函之報，若是其速。

北齊書陸法和傳，法和衣食居處，一與苦行沙門同。有小弟子戲截虵頭，來詣法和。法和曰，汝何意殺虵？因指以示之，弟子乃見虵頭斲袴襠而不落。法和使懺悔，為虵作功德。又有人以牛試刀，一下而頭斷，來詣法和。法和曰，有一斷頭牛，就鄉徵命殊急，若不為作功德，一月內報至。其人弗信，少日果死。

上洛王思宗傳：思宗子元海，周建德七年，於鄴城謀逆伏誅。元海好亂樂禍，然詐仁慈，不飲酒噉肉。文宣天保末年，敬信內法，乃至宗廟不血食，皆元海所謀。及為右僕射，又說後主禁屠宰，斷酤酒。然本心非靖，故終致覆敗。

杜弼傳：弼加通直散騎常侍、中軍將軍，奉使詣闕。魏帝見之於九龍殿，曰：朕始讀莊子，便直秦名。定是體道得真，元同齊物。聞

卿精學，聊有所問。經中佛性、法性，為一為異？弼對曰：佛性、法性，止是一理。詔又問曰：佛性既非法性，何得為一？對曰：性無不在，故不說二。詔又問曰：說者皆言法性寬，佛性狹。寬狹既別，非二如何？弼又對曰：在寬成寬，在狹成狹。若論性體，非寬非狹。詔問曰：既言成寬成狹，何得非寬非狹？若定是狹，亦不能成寬。對曰：以非寬狹，故能成寬狹。寬狹所成雖異，能成恒一。上說稱善。乃引入經書庫，賜地持經一部，帛一百匹。

崔暹傳：暹為度支尚書兼僕射，魏梁通和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，暹惟寄求佛經。梁武帝聞之，為繕寫，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館焉。然而好大言，調戲無節，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，而署己名，傳諸江表。

佛法金湯編。顏之推，武平中為黃門郎，仕至光祿大夫。舉家蔬食，深信佛教，有顏氏家訓行于世。其歸心篇曰：神仙之事，有金玉之費，頗為虛放。縱使得仙，終當有死，不能出世，不勸汝曹學之。佛家三世之事，信而有徵，家素歸心，勿輕慢也。其間妙旨，具於經論，不復於此贊述，但懼汝曹猶未牢固，略重勸誘爾。其戒殺訓曰：儒家君子，見其生不忍見其死，聞其聲不忍食其肉。高柴、曾晳，未知內教，皆能不殺，此皆仁者自然用心也。含生之類，莫不愛命，去殺之事，必勉行之。原夫四塵五陰，剖析形有，六舟三駕，運載羣生，萬行俱空，千門入善，辨才智慧，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！明非堯、舜、周、孔、老、莊之所及也。內外兩教，本為一體，漸極為異，深淺不同。內典初門，設五種之禁，與外典五常符同。仁者不殺之禁，義者不盜之禁，禮者不邪之禁，智者不酒之禁，信者不妄之禁。歸周、孔而背釋宗，何其迷也！

周書薛善傳：善弟慎，選侍太祖讀書。太祖雅好談論，并簡名僧深識元宗者一百人，于第內講說。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，使內外俱通。由是四方競為大乘之學。

盧光傳：光歷陜州總管府長史，性崇佛道，至誠信敬。嘗從太祖狩于檀臺山，時臘圍既合，太祖遙指山上謂羣公等曰：公等有所見不？咸曰：無所見。光獨曰：見一桑門。太祖曰：是也。即解圍而還。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，掘基一丈，得瓦鉢錫杖各一。太祖稱歎，因立寺焉。

佛祖統紀：建德元年，時長安有李練者，神異不測，每夜於街上大哭釋迦牟尼佛，如此屢月。後二年，果有廢釋之事。

啟顏錄：隋令盧思道聘陳，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：是何商人，齎持重寶。思道即以觀世音語報曰：勿遇惡風，漂墮羅剎鬼國。陳主大慚。

隋書李士謙傳，謙善談元理，嘗有一客在坐，不信佛家應報之義，以為外典無聞焉。士謙喻之曰，積善餘慶，積惡餘殃，高門待封，掃墓望喪，豈非休咎之應邪？佛經云，輪轉五道，無復窮已。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，未始有極，忽然為人之謂也。佛道未東，而賢者已知其然矣。至若鯀為黃熊，杜字為鵑鳩，褒君為龍，牛哀為獸，君子為鵠，小人為猿，彭生為豕，如意為犬，黃母為黿，宣武為龜，鄧艾為牛，徐伯為魚，鈴下為烏，書生為蛇，羊祜前身，李家之子，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？客曰，邢子才云，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？僕以為然。士謙曰，此不類之談也。變化皆由心而作，木豈有心乎？客又問三教優劣，士謙曰，佛，日也。道，月也。儒，五星也。客亦不能難而止。

辛彥之傳：彥之遷洛州刺史，前後俱有惠政。彥之又崇信佛道，於城內立浮圖二所，並十五層。

佛法金湯編：楊素字處道，奇策高文，為一時之傑。累官上柱國，封越國公。尊重佛法，造光明寺，又于華嶽造思覺寺。素嘗行道，

觀見壁間畫像，問道士曰：此何圖也。道士曰：老子化胡成佛圖。素曰：承聞老子化胡，胡人不受，老子變身作佛，胡人方受，是則佛能化胡，道不能化，何言老子化胡乎。老子安用化胡為佛，何不化胡為道。道流不能對。　　裴寂字元真，蒲州桑泉人。隋大業中為晉陽宮副監。高祖即位，謂寂曰：使我至此者公也。拜尚書右僕射。高祖一日問羣臣曰：傅奕每言佛教無用，卿等何如。寂對曰：陛下昔創義師，志馮三寶，言登九五，誓啟元門。今六合歸仁，富有四海，而欲納奕之言，豈不虧往德而彰今過乎。

唐書簫瑀傳，瑀好浮屠法，間請捨家為桑門，帝許之矣。復奏，自度不能為，又足疾不入謁。帝曰，瑀豈不得其所邪？乃詔奪爵，下除商州刺史。未幾，復其封，加特進。

佛法金湯編：虞世南，越州餘姚人。貞觀八年，世南上疏曰：弟子早年忽遇重患，當時運心差愈之日，奉設千人齋。今謹于道場供千僧蔬食，以其願力，希生生世世常無病惱，七世久遠，六道冤親，並同今願。後世南卒，太宗夢見之，因詔曰：世南德行純備，志存忠益，奄從物化，良用悲傷。昨因夜夢，倏覩斯人，兼進讜言，有若平生之舊。可即其家造五百僧齋，佛像一軀，以資冥福，以申朕思舊之意。

酉陽雜俎：國初，僧元奘往五印取經，西域敬之。成式見倭國僧金剛三昧，言嘗至中天，寺中多畫元奘麻屩及匙筯，以綵雲乘之，蓋西域所無者。每至齋日，輒膜拜焉。

唐書蘇瓌傳，瓌為同州刺史，武后鑄浮屠，立廟塔，役無虛歲。瓌以為縻損浩廣，雖不出國用，要自民產日殫，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天下僧尼濫偽相半，請併寺，著僧常員數，缺則補。后善其言。

魏元忠傳：中宗復位，元忠輔政，譽望大減。陳郡男子袁楚客者，以書規之曰：今度人既多，緇衣半道，不本行業，專以重寶附權門，皆有定直。昔之賣官，錢入公府；今之賣度，錢入私家。以茲入道，徒為遊食。元忠得書益慚。

張鎬傳：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，號內道場，諷唄外聞。鎬諫曰：天子之福，要在養人。以一函寓美風化，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。願陛下以無為為心，不以小乘撓聖慮。帝然之。

杜暹傳：暹族子鴻漸自蜀還，食千僧，以為有報，縉紳效之。病甚，令僧剃頂髮，遺命依浮圖葬，不為封樹。

劉元佐傳：元佐為汴宋節度使，汴有相國寺，或傳佛軀汗流，元佐自往，大施金帛，於是將吏商賈奔走，輸金錢惟恐後。十日，元佐敕止，籍所入得巨萬，因以贍軍。其權譎類若此。

方技傳：師夜光者，薊州人。少為浮屠，至長安，因九仙公主得召見溫泉。帝奇其辯，賜冠帶，授四門博士。

王維傳：維兄弟皆篤志奉佛，食不葷，衣不文綵。別墅在輞川，地奇勝，有華子岡、欹湖、竹里館、柳浪、茱萸汿、辛夷塢，與裴迪遊其中，賦詩相酬為樂。喪妻不娶，孤居三十年。母亡，表輞川第為寺，終葬其西。

嚴挺之傳：挺之溺志于佛，與浮屠惠義善。義卒，衰服送其喪，已乃自葬於其塔左，君子以為偏。

佛法金湯編。張說，字道濟，或字說之，洛陽人。武后策賢良方正，說對策第一，遷左補闕。開元中為中書令，封燕國公，謚文貞。說為文精壯，尤善釋典，著般若心經序，略曰：萬行起于心，

心者人之主。三乘歸於一，一者法之宗。知心無所得是真得，見一無不通是圓通。又製法地院法堂讚曰：是佛虛空相，是法微妙光。定慧不相離，是僧和合眾。人空法亦空，二空亦復空。住心三空寶，是名三歸處。見若不染色，知若不取識。是名真實見，亦名解脫知。佛觀離生滅，諸法等如是。說嘗寄香十觔，附武平一至曹溪禮六祖，有詩曰：大師捐世去，空留法身在。願寄無礙香，隨心到南海。

唐書裴休傳，休嗜浮屠法，居常不御酒肉，講求其說，演繹附著數萬言，習歌唄以為樂。與紇干泉素善，至為桑門號以相字，當世嘲薄之，而所好不衰。

北夢瑣言：唐裴相公休，留心釋氏，精於禪律。師圭峰密禪師，得達摩頓問。密師注法界觀、禪詮，皆相國撰序。常被毳衲，於歌妓院持鉢乞食，自言曰：不為俗情所染，可以說法為人。每自發願，世世為國王弘護佛法。後于闐國王生一子，手文有裴休二字，聞於中朝。有子弟欲迎之，彼國不允而止。

唐書裴寬傳，天寶間稱舊德，以寬為首。然感于佛，喜與桑門遊，習誦其書，老彌篤云。

酉陽雜俎。開元末，裴寬為河南尹，深信釋氏，師事普寂禪師，日夕造焉。居一日，寬詣寂，寂云：方有小事，未暇款語，且請遲回休憩也。寬乃屏息，止于空室，見寂潔正堂，焚香端坐。坐未久，忽聞叩門，連云：天師一行和尚至矣。一行入，詣寂作禮。禮訖，附耳密語，其貌絕恭，但額云：無不可者。語訖禮，禮訖又語，如是者三。寂惟云：是，是，無不可者。一語訖，降階入南室，自闔其戶。寂乃徐命弟子云：遣鐘一行和尚滅度矣。左右疾走視之，一行如其言。滅度後，寬乃服衰絰葬之，自徒步出城送之。　　元宗既召見一行，謂曰：師何能。對曰：惟善記覽。元宗因詔掖庭取宮

人籍以示之。周覽既畢，覆其本，記念精熟，如素所習讀。數幅之後，元宗不覺降御榻，為之作禮，呼為聖人。

先覺宗乘。唐天寶三年，中使楊光庭造本淨禪師丈室，禮問曰：弟子慕道斯久，願和尚慈悲，略垂開示。淨曰：天下禪宗碩學，咸會京師。天使歸朝，足可咨決。貧道隈山傍水，無所用心。光庭泣拜。淨曰：休禮貧道。天使為求佛耶？問道耶？曰：弟子智識昏昧，未審佛之與道，其義云何？淨曰：若欲求佛，即心是佛。若欲會道，無心是道。曰：云何即心是佛？淨曰：佛因心悟，心以佛彰。若悟無心，佛亦不有。曰：云何無心是道？淨曰：道本無心，無心名道。若了無心，無心即道。光庭作禮信受。

佛祖統紀李華字遐叔，趙州贊皇人。累中進士、宏辭科。天寶十一年，徙右補闕。安祿山亂，屏居江南，李峴表置幕府，擢吏部員外郎。苦風痺，去官，客山陽，勒子弟農，安於窮槁。晚事浮圖法，不甚著書，唯士大夫家傳、墓版、州縣碑頌，時時齎金帛往請，乃強為應。嘗從荊溪受止觀，為述大意一篇。大曆初，卒於家。

東城老父傳老父姓賈名昌，元宗時為鷄坊五百小兒長。祿山陷洛，大駕幸成都，昌變姓名，依于佛舍，除地擊鐘，施力于佛。洎太上皇歸興慶宮，肅宗受命于別殿，昌還舊里，居室為兵掠，家無遺物，布衣顛頷，不復得入禁門矣。明日復出長安南門，道見妻兒于招國里，菜色黯焉。兒荷薪，妻負故絮，昌聚哭訣于道，遂長逝。息長安佛寺，學大師佛旨。大曆元年，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，往東市海池，立陀羅尼石幢，書能紀姓名，讀釋氏經，亦能了其深義至道。以善心化市井人，建僧房佛舍，植美草甘木，晝把土擁根，汲水灌竹，夜止觀于禪室。建中三年，僧運平人壽盡，服禮畢，奉舍利塔于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，手植松柏百株，搆小舍居于塔下，朝夕焚香灑掃，事師如生。順宗在東宮，捨錢三十萬，為昌立大師

影堂及齋舍，又立外屋居遊民，取備給昌。因日食粥一杯，漿水一升，臥草席絮衣，過是悉歸于佛。

佛祖統紀：德宗興元三年，翰林學士梁肅學天台教于荊溪禪師，深得心要。以止觀文義弘博，覽者費日，乃刪定為六卷，行于世。吏部郎中李華嘗從荊溪學止觀，荊溪為述止觀大意一篇，包括大部，若指諸掌。時士夫同學者散騎常侍崔恭、諫議大夫田敦，皆學止觀于荊溪云。　　憲宗時，初，舍利入大內，夜放光明。早朝，羣臣皆賀曰：陛下聖德所感。韓愈獨不言。上問愈，愈曰：微臣曾見佛經，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，此是龍神衛護之光。上曰：如何是佛光？愈無對。　　河東節度使裴度奏：五臺佛光寺慶雲見，文殊大士乘獅子于空中，從者萬眾。上遣使供萬菩薩。是日，復有慶雲見于寺中。

唐書柳渾傳，渾早孤，方十餘歲，有巫告曰，兒相夭且淺，為浮屠道，可緩死。諸父欲從其言，渾曰，去聖教，為異術，不若速死。學愈篤。

韓愈傳：時有賈島，韓門弟子，范陽人。初為浮屠，名無本。來東都時，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，島為詩自傷。愈憐之，因教其為文，遂去浮屠，舉進士。

李罕之傳：罕之，陳州項城人，小拳捷。初為浮屠，行匄市，窮日無得者，抵鉢褫衹衼去，聚眾攻剽五臺下。

鍾傳。傳傳凡出軍攻戰，必禱佛祠，積餌餅為犀象，高數尋。

妝樓記：有女子卸冠者，奉觀音大士甚肅。比丘尼往往勸其修淨土，云當作觀音觀。觀其法身，愈大愈妙。自此夜恒夢見之，然甚小，若婦人釵頭玉佛狀。一日，其夫寄一玉觀音，類夢中所見，自是奉之益篤。

玉泉子楊希古，性酷嗜佛法，常置僧於第，陳列佛事，雜以幡蓋，是謂道場者。每凌晨，輒入其內，以身俛地，俾僧據其上，誦金剛經三遍。性又潔淨，內逼如廁，必撒衣無所有，然後高履以往。

唐書孟簡傳：簡晚路殊躁急，佞佛過甚，為時所誚。常與劉伯芻、歸登、蕭俛譯次梵言者。

劉伯芻傳：伯芻子寬夫，轉左補闕。陳岵注浮屠書，因供奉僧以聞，除濠州刺史。寬夫劾狀，敬宗怒謂宰相曰：岵不繇僧得州，諫臣安受此言？寬夫曰：眾劾岵，獨臣草狀，應伏誅。推言所從，恐累國體。帝讜其言，釋之。

李德裕傳：德裕，敬宗時為浙西觀察使。元和後，天下禁毋私度僧。徐州王智興，紿言天子誕月，請築壇度人以資福。詔可，即顯募江淮間，民皆奔走，因牟擷其財以自入。德裕劾奏智興為壇泗州，募願度者，人輸錢二千，則不復勘詰，普加髡落。自淮而右，戶三丁男，必一男剃髮，規影徭賦，所度無筭。臣閱度江者日數百，蘇常齊民，十固八九。若不加禁遏，則前至誕月，江淮失丁男六十萬，不為細變。有詔徐州禁止。

酉陽雜俎相傳云：釋道欽往徑山，有問道者，率爾而對，皆造宗極。劉忠州晏嘗乞心偈，令執爐而聽，再三稱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晏曰：此三尺童子皆知之。欽曰：三尺童子皆知之，百歲老人行不得。至今以為名理。　　興元城固縣有韋氏女，兩歲能語，自然識字，好讀佛經。至五歲，一縣所有經悉讀遍。至八歲，忽清晨薰衣靚妝，默存牖下。父母訝移時不出，視之，已蛻衣而失，竟不知何之。荊州處士許卑得于韋氏鄰人張弘郢。　　續酉陽雜俎李正己本名懷玉，候希逸之內弟也。候鎮淄青，署懷玉為兵馬使。尋搆飛語，侯怒囚之，將寘于法。懷玉抱冤無訴，于獄中鑿石象佛，默期冥報。時近臘日，心慕同儕，嘆吒而睡。覺有人在頭上語曰：李

懷玉，汝富貴時至。即驚覺，顧不見人，天尚黑，意甚怪之。復睡，又聽人謂曰：汝看牆上有青烏子噪，即是富貴時。及覺，不復見人。有頃天曙，忽有青烏數十如雀，飛集牆上。俄聞三軍叫喚，逐出希逸，壞鍊取懷玉，扶知留後。

佛祖統紀：宣宗大中三年正月齋日，四明道俗八千人，于阿育王寺供養佛舍利塔，感天華紛墜，有如雪色，至手即融，入夜放五色光明，大眾喜躍。

北夢瑣言，唐崔侍中安潛，崇奉釋氏，鮮茹葷血。唯於刑辟，常自躬親，雖僧人犯罪，未嘗屈法。於廳事前慮囚，必溫顏恤惻，以盡其情。有大辟者，俾先示以判語，賜以酒食，而付於法。鎮西川三年，唯多蔬食。宴諸司，以麪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，用象豚肩羊臑膾炙之屬，皆逼真也。時人比於梁武。而頻於使宅堂前弄傀儡子，軍人百姓穿宅觀看，一無禁止。而中壺預政，以玷盛德，惜哉。

唐國史補，李丹為虔州刺史，與妹書曰，釋迦生中國，設教如周孔。周孔生西方，設教如釋迦。天堂無則已，有則君子生。地獄無則已，有則小人入。聞者以為知言。

東觀奏記：上校獵城西，漸入渭水，見父老一二十人于村佛祠設齋。上問之，父老曰：臣醴泉縣百姓，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，考秩已滿，百姓借留，詣府乞未替，兼此祈佛力也。上默然。還宮後，于御扆上大書君奭名，中書兩擬醴泉令，上皆抹去之。踰歲，以懷州刺史闕，請用人，御筆曰：醴泉令李君奭可懷州刺史。莫測也。君奭中謝，宸旨獎勵，始聞其事。

投荒雜錄：南人率不信釋氏，雖有一二佛寺，吏課其為僧，以督責釋之土田及施財。間有一二僧喜擁婦食肉，但居其家，不能少解佛

事。土人以女配僧，呼之為師郎。或有疾，以紙為圓錢置佛像旁，或請僧設食，翌日宰羊豕以噉之，目曰除齋。

清異錄。懿代崇佛法，館宇踰制，佛骨至起不思議堂，將奉遺體。工半，帝升遐。

雲仙雜記：封少卿問禪於龍華厚參，師曰：金鷄抱卵時如何。少卿歸而默坐，三年不能領解，至於發狂而死。

(圖書集成)神異典釋教部紀事卷上

五代史石昂傳，昂父好學，平生不喜佛說。父死，昂於柩前誦尚書曰，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。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。

唐莊宗皇后劉氏傳：莊宗自滅梁，志意驕怠，宦官伶人亂政，后特用事於中。自以出於賤微，踰次得立，以為佛力。又好聚斂，分遣人為商賈，至於市肆之間，薪芻果茹，皆稱中宮所賣。四方貢獻，必分為二，一以上天子，一以入中宮。宮中貨賄山積，惟寫佛書，饋賂僧尼，而莊宗由此亦佞佛。有胡僧自于闐來，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。僧遊五臺山，遣中使供頓，所至傾動城邑。又有僧誠惠，自言能降龍。嘗過鎮州，王鎔不為之禮，誠惠怒曰：吾有毒龍五百，當遣一龍揭片石，常山之人皆魚鼈也。會明年滹沱大水，壞鎮州關城，人皆以為神。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，誠惠安坐不起。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，獨郭崇韜不拜也。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，太后稱誥令，皇后稱教命，兩宮使者旁午於道。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，因論以私第為佛寺，為后薦福。

馬引孫傳：引孫既學韓愈為文，故多斥浮屠氏之說。及罷歸，乃反學佛，撰法喜集、佛國記行于世。時人誚之曰：佞清泰不徹，乃來佞佛。清泰，廢帝年號也。人有戲引孫曰：公素慕韓愈為人，而常誦傅奕之論，今反佞佛，是佛佞公邪？公佞佛邪？引孫答曰：豈知非佛佞我也。時人傳以為笑。

北夢瑣言：涇原帥李金全累歷藩鎮，所在掊斂。非時進馬，上問其為治如何，莫專以進馬為事，雖黽勉受之，聖旨不懌。張虔釗多貪，鎮滄州日，因亢早民饑，發廩賑之。方上聞，帝甚嘉獎。他日秋成，倍斗徵斂，朝論鄙之。虔釗好與禪毳謎語，自云：知道心與口背，唯利是求，只以飯僧，更希福利。議者以渠於佛上希利，愚之甚也。後叛入蜀，取人產業，黷貨無厭，蜀民怨之。或說在蜀問

一禪僧云：如何是舍利？對曰：剩置僦居，即得舍利。清河慚笑而已。

佛法金湯編。初，太祖目擊周世宗鎔範鎮州大悲菩薩銅像，鑄為錢。太祖密訪麻衣和尚，問曰：自古有毀佛天子乎？麻衣曰：何必問古事，請以柴官家目擊可驗。太祖曰：主上神武聰明，善任人，日夜圖治，以混一為心，有唐太宗之風，不知天下何日定矣。麻衣曰：甲子至，將大定。太祖因問：古天子毀佛法，與大周何如？麻衣曰：魏太武毀寺，焚經像，坑沙門，故父子不得其死。周武帝毀佛寺，籍僧歸民，未五年，遽縈風疹北伐，年三十六，崩于乘輿，國亦尋滅。唐武宗毀天下佛寺，在位六年，年三十二，神器再傳，而黃巢羣盜並起。太祖曰：天下久厭兵，毀佛法非社稷福，奈何？麻衣曰：白氣已兆，不逾數月，至甲辰，當有聖帝大興，興則佛法賴之亦興，傳世無窮，請太尉默記之。及即位，屢建佛寺，歲度僧人。

五國故事：徐氏將移楊氏之祚，稱楊氏欲入道，乃營室于茆山，遷溥居之，冊白受禪老臣知誥，上尊號曰高尚思元崇古讓皇帝。溥既渡江，賦詩略曰：煙凝楚岫愁千點，雨滴吳江淚萬行。兄弟四人三百口，不堪端坐細思量。及將遇弒，方誦佛書於樓上，使者前趨，溥以香爐擲之，俄而見害。　　王延鈞，審知次子。延翰殂，遂襲其位，僭稱大號，號國曰大閩，改元龍啟。即位日，既被袞冕，遂恍惚不能自知，久之方蘇，乃心許飯僧三百萬，繕經三百藏，尋而稍安。後於諸寺賽所許願文疏中明述其事，聞者哂之曰：大閩其應天順之有如此者。

佛法金湯編。王延鈞素奉佛法，度僧萬人，由是閩中多僧。嘗請羅山和尚開堂說法，升座斂衣，左右顧視，便下座。王近前執羅山手曰：靈山一會，何異今日。

江南野錄：李後主酷信浮屠，有僧與后頂僧伽帽，衣袈裟，誦佛書，拜跪頓顙，至為瘤贅。親為桑門削作廁簡子試之，腮頰少有澀滯者，再為治之，其手不[扠- 一] 學佛，握印而行。僧犯姦，有司具牘還俗，後主令禮佛三百拜，免刑。王師尅池州，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。

宋史錢氏世家，俶崇信釋氏，前後造寺數百。歸朝，又以愛子為僧。

佛法金湯編。錢弘佐，文穆王元瓘子也，襲封吳越國王，謚忠獻。嘗遣僧慧龜往雙林啟善慧大士傅公塔，得靈骨十六片 ，如紫金色，舍利無數。乃迎靈骨并淨瓶、香爐、扣門槌諸物至錢塘，安光冊殿供養。建龍華寺，以靈骨塑大士像於寺。　　錢弘俶，文穆第九子，襲封吳越國王，謚忠懿。嘗慕阿育王，造八萬四千塔，中藏寶篋，篋中置印心呪，經十年功訖，布散部內。福州支提山有天冠菩薩一千眷屬，王施七寶鑄天冠像一千尊，仍造寺宇。　　邊鎬初生，父母夢謝靈運入室，故小名康樂。仕南唐，以都虞候從查文徽克建州，凡所俘獲皆全之，建人謂之邊佛子。及克潭州，市不易肆，謂之邊菩薩。既而為節度使，日設齋供，盛修佛事，潭人謂之邊和尚。

三楚新錄：吳命邊鎬將兵救楚，其實伐也。先是，吳欲加兵於楚，以鎬多藝，使詐為僧以遊長沙，弄鈸行乞，未幾亡去，故吳以為將。而鎬非將材，每出師，皆載佛而行，祝以請福，由是三軍解體。及王逵兵至，竟宵遁焉。　　楚王馬希範死，弟希廣立，異母弟希萼自鼎州舉兵叛，將襲長沙。希廣聞之，命將許可瓊拒之，可瓊倒戈以降。希廣計無所出，然素好釋氏，乃披緇服，召僧念佛以禳，比城陷不輟，其愚昧皆此類也。尋為希萼縊之。

羣居解頤。偽蜀王先主未開國前，西域胡僧到蜀，蜀人瞻敬如見釋迦，舍於大慈三學院。蜀主復謁坐於廳，傾國士女就院，不令止之。婦女列次拜，俳優王舍城揚言曰：女弟子勤禮拜，願後身面孔一似和尚。蜀主大笑。

遼史義宗傳，太祖問侍臣曰，受命之居，當事天敬神。有大功德者，朕欲祀之，何先？皆以佛對。太祖曰，佛非中國教。宗曰，孔子大聖，萬世所尊，宜先。太祖大悅，即建孔子廟。

馬哥傳：馬哥，字訛特懶。興宗時，以散職入見，上問：卿奉佛乎？對曰：臣每旦誦太祖、太宗及先臣遺訓，未暇奉佛。帝悅。

宋史王仁鎬傳，仁鎬在周為山南東道節度，宋初加檢校太師。仁鎬性端謹儉約，崇信釋氏，所得俸祿多奉佛飯僧，每晨誦佛經五卷，或至日旰方出視事。從事劉謙責仁鎬曰，公貴為藩侯，不能勤恤百姓，孜孜事佛，何也？仁鎬斂容遜謝，無慍色，當時稱其長者。

鐵圍山叢談。藝祖始受命，久之，陰計釋氏何神靈而患苦天下，今我嘗抑之，不然廢其教矣。日旦暮則微行出，徐入大相國寺，將昏黑，俄至一小院戶旁，望見一髡大醉，吐穢於道，左右方惡罵不可聞，藝祖陰怒，適從旁過，忽不覺為醉髡攔，胸腹抱定曰：莫發惡心，且夜矣，懼有人害汝，汝宜歸內，可亟去也。藝祖默然心動，以手加額而禮焉，髡乃舍之去。藝祖還內，密召忠謹小璫，爾行往某所，覘此髡在否，且以其所吐物狀來。及至，則已不見小璫，獨爬取地上所吐狼籍至御前視之，悉乳香也，釋氏教因不廢。

三楚新錄：初，周行逢以淫祀為患，管內祠廟，非前代有功及民者，皆毀拆。一時有識之士，忻然以為明斷。及來年，酷信釋氏，每歲設大會齋者四，破耗國用，仍度僧建寺，所在不輟。因暇服，召羣僧於府中講唱而已，自執爐焚香以聽。凡披緇之士，雖三尺童

子，皆搶地伏拜之。雖梁武篤好，未之加也。故君子知其不克永世矣。

佛祖統紀：宋太祖建隆三年，楚王周行逢據潭州，果于殺戮。然知事佛度僧，齋懺未嘗輟，見沙門輒作禮，親手行食，謂左右曰：吾殺人多矣，不假佛力，何以解怨。　　乾德四年，樞密使沉義倫事佛長齋，夏中危坐以飼蚊，或以為苦者，曰：餓蚊相投，豈忍拂去。時執政多自陳起第，獨義倫乞為母修寺，上嗟嘆許之。

宋史孔承恭傳，承恭授將作監致仕。承恭奉佛，多蔬食，所得俸祿大半以飯僧。嘗勸上不殺人，又請於征戰地修寺及普度僧尼，人言其迂闊云。

陳思讓傳：思讓累歷方鎮，無敗政。善酷信釋氏，所至多禁屠。太宰奉祿，悉以飯僧，人目為陳佛子。身沒之後，家無餘財。

李崇矩傳：崇矩信奉釋氏，飯僧至七十萬，造像建寺尤多。

學佛考訓。宋太祖嘗奉佛牙于東京大相國寺，太宗因為之讚。讚曰：數重金色潤，一斤玉光寒。廷臣一時稱善。　　宋太宗每設問端，考驗禪者。時駙馬李遵勖頗擅元學，帝加寵眷。

筆記。太宗白溝河大戰，陣亡軍士積骸遍野。上念之，命收其頭骨，規成數珠，分賜內官念佛，冀其輪迴。又有腦骨深大者，則以盛淨水供佛，名天靈盌。

佛祖統紀：淳化四年，上幸開寶塔院，問僧：卿是何人？僧云：塔主。上曰：朕塔云何卿作主？僧無對。因僧朝見，上曰：甚處來？對云：廬山臥雲菴。上曰：臥雲深處不朝天。僧無對。上嘗夢天人云：請陛下發菩提心。翌旦宣問：西街菩提心如何發？俱無對。

佛法金湯編：王旦字子明，大名莘人也。相真宗，謚文正。淳化二年，杭州昭慶寺僧省常刺血書華年淨行品，結社修淨業，旦為之首。參政蘇易簡一百三十二人，一時士大夫皆稱淨行社弟子，比丘預者千眾。人謂廬山蓮社，莫如此日之盛也。天禧元年九月，旦薨。先一日，囑翰林楊億曰：吾深厭勞生，願來世為僧，晏坐林間，觀心為學。幸於死後，為我請大德施戒，剃髮鬚，著三衣，火葬，勿以金寶置棺內。億為諸孤議曰：公，三公也。斂贈公衮，豈可加於僧體。但以三衣置柩中，不藏寶玉。

國老談死。王旦在中書二十年，常日罷歸，徑趨書閣，闔扉以自息，雖家人之親密者，不復接焉。常以蝗旱憂愧辭位，俄而疾發不食，真宗命內饔為肉糜，宸翰緘器以賜，日常三四。旦疾亟，聚家人謂曰：吾無狀，久坐台可，今且死矣，當祝髮緇衣，以塞吾平昔之志。未幾而絕，家人輩皆欲從其言，惟堉蘇耆力排止之。　　李允則守雄州，匈奴不敢南牧，朝廷無北顧之憂。一日，出官庫錢于緡，復斂民間錢起浮圖，即時飛謗至京師，至於監司亦屢有奏削，真宗悉封付允則。然執政者尚暄沸，真宗遣中人密諭之，允則謂使者曰：某非留心釋氏，實為邊地起望樓耳。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，罷斥堠，允則不欲顯為其備，然後毀謗不入，畢其所為。

佛祖統紀，天禧四年十二月，翰林學士楊億卒。億留心禪觀，自屬疾，即屏葷茹。臨終之日，為空門偈以見志，識者知其有得佛氏之學。

畫墁錄。丁晉公南遷，過潭州雲山海會寺，供僧致獼猴無數，滿山谷林木皆折，不可致詰也。

國老談苑：丁謂既竄朱崖，路由湘潭佛寺飯僧，為文以自敘，其略曰：補仲山之衮，雖盡巧心；和傅說之羹，難調眾口。既至貶所，

教民陶瓦，先為公宇，次營所居之第為小樓，日遊其上，閱書焚香，怡然以自得。

宋史陳恕傳，恕素不喜釋氏，嘗請廢譯經院，辭甚激切。真宗曰，三教之興，其來已久，前代毀之者多矣，但存而不論可也。

呂大臨傳：富弼致政於家，為佛氏之學。大臨與之書曰：古者三公無職事，惟有德者居之。內則論道于朝，外則主教于鄉。古之大人當是任者，必將以斯道覺斯民，成己以成物，豈以爵位進退、體力盛衰為之變哉？今大道未明，人趨異學，不入於莊，則入於釋。疑聖人為未盡善，輕禮義為不足學。人倫不明，萬物憔悴，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。以道自任，振起壞俗，在公之力，宜無難矣。若夫移精變氣，務求長年，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，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？弼謝之。

周沆傳：沆進樞密直學士，知成德軍。俗方棄親事佛，沆閱按，斥數千人還其家。

程顥傳：顥父珦徙知漢州，嘗宴客開元僧舍，酒方行，人懽言佛光見，觀者相騰踐不可禁，珦安坐不動，頃之遂定。

佛祖統紀：仁宗天聖元年，上常頂玉冠。上琢觀音像，左右以玉重，請易之。上曰：三公百官揖於下者，皆天下英賢，豈朕所敢當？特君臣之分，不得不爾。朕冠此冠，將令回禮於大士也。

佛法金湯編。李覯，字泰伯，旰江人。皇祐二年，范文正公表薦之，就門除一官，復充太學說書，未幾而卒。嘗箸潛書，力於排佛。明教嵩公攜輔教編謁之，覯方留意讀佛經，乃悵然曰：吾輩議論，尚未及一卷心經，佛道豈易知耶？其門下士黃漢傑者，以書詰之，覯答之，略曰：民之欲善，蓋其天性。古之儒者用于世，必有以教道之，民之耳目口鼻心智百骸皆有所主，其異端何暇及哉？後

之儒者用于世，則無以教道之，民之耳目口鼻心智百骸皆無所主，舍浮圖何適哉？

學佛考訓。歐陽永叔每誹斥佛氏，已而參知政事，輒病。夢至一所，十人冠冕環坐，一人曰：參政安得至此？宜速反舍。公出門數步，復往問之曰：君等豈非釋氏所稱十王者乎？曰：然。公由是篤信佛法。

宋仁宗雅好禪學，嘗閱投子語，至僧問：如何是露地白牛？投子連叱，遂有省。因作釋典頌十四篇，其首章曰：若問主人公，真寂合太空。三頭并六臂，臘月正春風。後以賜大覺璉，璉因屬和。

道山清話。富丞相一日於墳寺髡度一僧，貢父聞之，笑曰：彥國壞了幾個，才度得一個。人問之，曰：彥國每與僧對語，往往獎予過當，其人恃此傲慢，反以致禍者，放目擊數人矣，豈非壞了乎？皆大笑，然亦莫不以其言為當也。　　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，每日晴，必同行至僧舍。韓公每過佛寺神祠，必躬身致敬，康節笑曰：無乃為佞乎？韓公亦笑，自是不為也。　　呂晦叔為中丞，一日報在假館中，諸公因問：何事在假？時劉貢父在坐，忽大言：今日必是一個十齋日。蓋指晦叔好佛也。　　張天覺好佛，而不許諸子誦經，云：彼讀書未多，心源未明，纔拈著經卷，便燒香禮拜，不能得了。　　或問范景仁：何以不信佛？景仁曰：爾必待我合掌膜拜，然後為信邪？

可談。楊傑次公留心釋教，嘗因上殿，神考頗問佛法大槩，楊並不詳答，曰：佛法實亦助吾教。既歸，人咸咎之。或責以聖主難遇，次公平生所學如此，乃唯唯何也？楊曰：朝廷端欵明辨，吾懼度作導師，不敢妄對。

春渚紀聞。龔彥和正言，自貶所歸衛城縣，寓居一禪林，日持鉢隨堂供。暇日偶過庫司，見僧雛具湯餅，問其故，云：具殿院晚間藥食。龔自此不復晚食云。

吹劍錄。溫公不好佛，謂其微言不出儒書，而家法則云：十月就寺齋僧誦經，追薦祖先。

澠水燕談錄。近士大夫多修佛學，司馬溫公患之，嘗為解禪偈六篇云：忿怒如烈火，利欲如銛鋒，終朝長戚戚，是名阿鼻獄。顏回甘陋巷，孟軻安自然，富貴如浮雲，是名極樂國。孝悌通神明，忠信行蠻貊，積善來百祥，是名作因果。仁人之安宅，義人之正路，行之誠且久，是名不壞身。道德修一身，功德被萬物，為賢為大聖，是名菩薩佛。言為百世師，行為天下法，久久不可揜，是名光明藏。

佛祖統紀司馬光嘗讀文中子謂佛為聖人，乃曰：審如是，則佛之心可見矣。乃作禪偈六首，其卒章云：言為百世師，行為天下法。為賢為大聖，是名佛菩薩。暇日遊洛陽諸寺，廊無寂寂。忽聲鐘伐鼓，至齋堂，見沙門端坐默默，方進匕箸。光欣然謂左右曰：不謂三代禮樂在錙衣中。　　祁公杜衍以張方平佞佛，常笑怪之。有醫者朱生，遊二公間。一日，祁公呼朱生脁脉，生謂使者曰：往白公，但言看楞嚴未了。及至，揖坐，謂曰：老夫以君疏通，不意近亦闢茸聖人，微覺無出孔、孟。所謂楞嚴者，何等語耶？生曰：公未讀此經，何知不及孔、孟？因袖中出其卷。祁公觀之，不覺終軸，大驚曰：安道知之，而不以告我。即命駕就見之。安道曰：譬如失物，忽已得之，但當喜其得，不必悔其晚也。

佛法金湯編。王安石問張方平曰：孔子去世百年，生孟子後絕無人，或有之而非醇儒。方平曰：豈為無人，亦有過孔孟者。公曰：何人？方平曰：馬祖一、汾陽無業、雪峯存、巖頭豁、丹霞然、雲

門偃。王公意未解，方平曰：儒門淡薄，收拾不住，皆歸釋氏。公欣然歎服。後以語張商英，商英撫几賞之曰：至哉此論也。

青箱雜記。張尚書方平，尤達性理。有人問祖師西來意，張作偈答之曰：自從無始于千劫，萬法本來無一法。祖師來意我不知，一夜西風掃黃葉。

唾玉集：張商英字天覺，號無盡，嘗見梵冊整齊，嘆吾儒之不若。夜執筆，妻向氏問何作，曰：欲作無佛論。向曰：既曰無，又何論？公駭其言而止。後閱藏經，翻然有悟，乃作護法論。

佛祖統紀：慶歷四年，諫議歐陽修為言事者所中，下詔獄窮治，左遷滁州。明年，將歸廬陵，舟次九江，因託意遊廬山，入東林圓通，謁祖印禪師居訥，與之論道。師出入百家，而折衷於佛法，修肅然心服，聳聽忘倦，至夜分不能已，默默首肯。平時排佛為之內銷，遲回踰旬不忍去。或謂此與退之見大顛正相類。修初至，師揖就坐，曰：足下遠臨，豈以西竺聖人之道有合於心乎？修盛氣以答曰：修學孔、孟之道，竊有慕於韓子之壤斥佛、老者，西竺之法何所取焉？師正色而詰曰：退之排佛、老，自比孟子之距楊、墨，佛、老大聖，非楊、墨比，退之尚不可排，況今欲慕之者？昔者文中子之言佛，聖人也，而退之斥為夷鬼，此大慢之言也。修曰：學者廢中說，史家不立傳，退之絕口而弗稱。今師援之，謂佛，聖人者，天下孰從之乎？師曰：文中子，醇儒也，其得佐太宗，當不媿三代之治，其職居修史，必能列佛、老於聖人。昔陳叔達撰隋史，避嫌於當世，而司馬君實作傳以補之。退之蔽賢而弗稱，豈天下之公心？皮日休謂孟子、荀卿，翼傳孔道，至於文中子。司空圖謂天生文中子，以致聖人之用，故房、杜之徒，恢張文、武，以濟貞觀之治。此皆足以知文中子也。荀卿之徒，韓非尚刑名以害世，李斯焚詩、書以亡秦，楊、墨之禍，未至是也。文中子之門人，能以仁義之道，輔成唐家以致治乎？若子雲、退之，徒立空言，不聞其徒

有佐漢興唐之效者。然則文中子之道，豈不愈於荀、楊、韓子，而後世學者，顧不之知邪？修曰：韓子之道，文中子不合者鮮矣。使其遇太宗，必大發所蘊。師曰：憲宗，中興之君也。退之不聞此時有所裨贊，乃以排佛、老為己功，欲自比于孟子之距楊、墨。其好勝取名，若是之甚！且退之斥佛為夷鬼者，請略辨之。佛聖人降自兜率天，託生中天竺聖王之家，何以夷稱？佛聖人不生不滅，曠劫常存，人天之宗仰，何以鬼稱？此非退之大慢語乎？退之七世祖韓耆，當後魏永興，自赫連屈丐來降，拓跋由西戎歸北狄，獨不為祖諱，而反敢訕佛聖人乎？退之畏修史褒貶之過，而不思貶佛之過為尤可畏。排老子為己任，而兄事毛仙，服其丹，卒疽發而殂。子昶，校書不材，卒黜歸，未數世而絕滅。其亦天刑人禍之不能免乎？退之倡排佛、老，足下今又和之，將使後世好名之士，援韓氏、歐陽氏以為法，豈不為盛德之累？諺言：善罵者，人亦善罵之。足下舊著本論，孜孜以毀佛為務，安得眾口不毀，公于天聽之前乎？足下之言，以蒐狩、喪祭、鄉射之禮為勝佛之本，是猶退之原道而實未知道也。修大驚赧，為之謝曰：修胸中已釋然，將何以見教？師曰：佛、道以悟心為本。足下屢生體道，特以失念，生東華為名儒，偏執世教，故忘其本。誠能運聖凡平等之心，默默體會，頓祛我慢，悉悔昨非，觀榮辱之本空，了死生於一致，則淨念當明，天真獨露，始可問津於斯道耳。修自此頗有省發。及後入參大政，每譽於公卿之前，歲時書問未嘗絕。

佛法金湯編。呂公著，熙寧中知河南尹，元祐中與溫公並相，歷事四朝，封申公，謚正獻。晚年多讀釋典，益究禪禮。溫公不喜佛，公每勸之曰：佛學心術簡要，掇其至要而識之，大率以正心無念為宗。溫公然之。　　熙寧間，王安石行青苗法，其子雱為崇政殿說書，陰為父佐務，新法必行。雱卒，公亦罷相，宴閒中一如夢寐，見一使領雱荷鐵枷號泣公前，謂獲譴由行青苗法。公問使者乞解脫，使曰：建寺齋僧可免。由是捨宅建寺，為薦冥福。熙寧八年，

公復相，一日奏事退，上曰：佛法於中國有補乎？公曰：君子小人皆知畏而從善，豈小補哉！

竹坡詩話：錢塘關子東為余言：熙寧中，有長老重喜，會稽人，少以捕魚為生，然日誦觀世音菩薩不小休。舊不識字，一日輒能書，又能作偈頌。嘗作頌云：地爐無火一囊空，雪似楊花落歲窮。乞得苧麻縫破衲，不知身在寂寥中。此豈捕魚者之所能哉？解悟如此，蓋得觀音智慧力也。

青箱雜記。陳文惠公悟性理，嘗至一古寺，作偈曰：殿古寒爐空，流塵暗金碧。獨坐偶無人，又得真消息。　　富文忠公大達性理。熙寧，余官洛下，公時為亳守，遺余書記，為訪荷澤諸禪師影像。余因以偈戲之曰：是身如泡幻，盡非真實相。況茲紙上影，妄外更生妄。到岸不須船，無風休起浪。唯當清靜觀，妙法了無象。公答偈曰：執相誠非，破相亦妄。不執不破，是名實相。既又以手筆貺余曰：承此偈見警，美則美矣，理則未然。所謂無可無不可者，畫亦得，不畫亦得。就其中觀像者為不得，不觀像者所得如何？禪在甚麼處？似不以有無為礙者，近乎通也。思之！思之！

避暑錄話。范蜀公素不飲酒，又詆佛教，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，而諸韓皆崇此二事。每燕集，蜀公未嘗不與極飲盡歡，少間則必以談禪相勉，蜀公頗病之。蘇子瞻時在黃州，乃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，曰：麴蘗有毒，平地生出醉鄉；土偶作祟，眼前妄見佛國。子瞻報之曰：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，欲救之心作何形相，此猶不立，彼復何依，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，況學之者耶！意亦將有以曉公，而公終不領，亦可見其篤信自守，不肯奪於外物也。

續明道雜志。范蜀公不信佛說。大蘇公嘗與公論佛法，詰其所以不信之說，范公云：鎮平生事，非目所見者未嘗信。蘇公曰：公亦安

能然哉！設公有疾，令醫切脉，醫曰寒則服熱藥，曰熱則餌寒藥，公何嘗見脉而信之如此，何獨至于佛而必待見耶？

東坡志林：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，不遠數千里，陟嶺渡海，候無恙於東坡。東坡問：將什麼土物來？順展兩手，坡云：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。順作荷擔勢，信步而出。　　曇秀來惠州見坡，將去，坡曰：山中見公，還必求一物，何以與之？秀曰：鵝城清風，鶴嶺明月，人人送與，只恐他無著處。坡曰：不如將幾紙字去，每人與一紙，但向道：此是言法華書裏頭有災福。　　石塔來別東坡，坡云：經過草草，恨不一見。石塔塔起立云：遮著是磚浮圖耶？坡云：有縫。塔塔云：若無縫，何以容世間螻蟻？坡首肯之。

賢奕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荊公華嚴解，東坡曰：華嚴有八十一卷，今獨其一，何也？保國云：公言此佛語至深妙，他皆菩薩語耳。東坡曰：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，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，子能識其非是乎？曰：不能也。東坡曰：予昔在岐下，聞河陽猪肉甚美，使人往市之。使者醉，猪夜逸去，貿他猪以償。客皆大詫，以為非他產所及。既而事敗，客皆慙。今荊公之猪未敗耳。若一念清淨，牆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，而云佛語深妙，菩薩不及，豈非夢中語邪？　　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，山谷詮釋再三，晦堂終不然其說。時暑退凉生，秋香滿院，晦因問曰：木樨香乎？山谷曰：聞。晦堂曰：吾無隱乎爾。山谷乃服。　　韓侍郎宗古以書問晦堂曰：昔聞和尚開悟，曠然無疑。但無始以來，煩惱習氣未能頓盡。晦堂曰：心外無剩法，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？從上以來，但有言說，乃是隨病設藥。若定有習氣可治，如靈龜曳尾于塗，拂迹迹生，可謂將心用心，轉見病深。苟明達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，心法既無，更欲教誰頓盡耶？

漫笑錄：佛印禪師為王觀文陞坐云：此一瓣香，奉為掃烟塵博士、護世界大王、殺人不瞚眼上將軍、立地成佛大居士。王公大喜，為

其久師多專殺也。

聞見近錄：咸平縣僧藏佛牙一株，其大兩指許，淡金色，予嘗請而供之。須臾，舍利自牙中出，初如露，巡行牙上，或遠數十步，求者輒得。予請至四十八粒，欲求為四十九粒也，經夕不可得。明日發篋，則已足其數。又或謂有自甘露穴中出者，明日再往請之，不得，遂出陳州門十數里，請竟不得，因拜辭而歸。拜起，一粒自甘露穴出，其大如菉豆，光彩炳然。後神宗迎之禁中，遂御封篋而歸之。今人罕得見者。　　史朝請琳云：通判許州，有路分都監郭虞卿妻乳母，禮塔數年，禮數將滿，嘗以薏苡記其數，薏苡忽自器中跳躑，視之，舍利滿前，皆自薏苡中出，凡得數勺。須臾，所禮銀塔中靈光煥然，舍利如雨。又須臾，乳媪兩膝生舍利無數，禮塔則舍利隱痛，媪益勤不懈，數日失塔所在。

筆記。山谷移監德平鎮，過泗州僧伽塔，作發願文，戒酒色肉，但朝粥午飯，如浮屠法。

冷齋夜話。陳了翁罪予不當稱甘露滅，近不遜，曰：得甘露滅覺道成者，如來識也。子凡夫，與僕輩俯仰，其去佛地如天淵也，奈何冒其美名而有之耶？予應之曰：使我不得稱甘露滅者，如言蜜不得稱甜，金不得稱色黃。世尊以大方便曉諸眾生，令知根本，而妙意不可以言盡，故言甘露滅。滅者寂滅，甘露不死之藥，如寂滅之體而不死者也，人人具焉，而獨饑不得稱，何也？公今閑放，且不肯以甘露滅名我，脫為宰相，寧能飾予以美官乎？瑩中愕然，思所為折難，予不可得，乃笑而已。　　陳瑩中謫合浦時，予在長沙，以書抵予，為負華嚴入嶺，有偈曰：大士遊方興盡回，家山風月絕塵埃，杖頭多少閑田地，挑取華嚴入嶺來。予和之曰：因法相逢一笑開，俯看人世過飛埃。湘江廟外休分別，常寂光中歸去來。又聞嶺外大雪，作二偈寄之曰：傳聞嶺下雪，壓倒千年樹。老人拊手笑，有眼未嘗覩。故應潤物林，一洗瘴江霧。寄語牧牛人，莫教頭角

露。又曰：遍界不曾藏，處處光皎皎。開眼失却蹤，都緣大分曉。園林忽生春，萬瓦粲一笑。遙知忍凍人，未悟安心了。　　朱世英言：予昔從文公定林數夕，聞所未聞，嘗曰：子曾讀游俠傳否？移此心學無上菩提，孰能禦哉？又曰：成周、三代之際，聖人多生儒中；兩漢以下，聖人多生佛中。此不易之論也。又曰：吾止以雪峯一句語作宰相。世英曰：願聞雪峯之語。公曰：這老子嘗為眾生，自是什麼？

欒城遺言。公悟悅禪定，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，以非其志也，乃賡和之。七十餘年真一夢。朝來濤哭兒孫奉。憂患已空無復痛。心不動。此間自有千鈞重。蚤歲文章供世用。中年禪味疑天縱。石塔成時無一縫。誰與共。人間天上隨他送。

避暑錄話：歐陽氏子孫，奉釋氏尤嚴于它士大夫家。余在汝陰，嘗訪公之子棐於其家。入門，聞歌唄鐘磬聲自堂而發。棐移時出，手猶持數珠諷佛名，具謝：今日適齋日，與家人共為佛事方畢。問之，云：公無恙。時薛夫人已自爾，公不禁也。及公薨，遂率其家，無良賤悉行之。汝陰有老書生，猶及從公游，為予言：公晚聞富韓公得道於淨慈本老，執禮甚恭，以為富公非苟下人者，因心動。時與法師住薦福寺，所謂顒華嚴者，本之高弟。公稍從問其說，顒使觀華嚴，讀未終而薨，則知韓退之與大顛事真不誣。公雖為世教立言，要之其不可奪處，不唯少貶於老氏，雖佛亦不得不心興也。

墨莊漫錄：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，嘗作七審，於四威儀中嘗自考校，以代曾子三省之義。道力淺深，自審方知：一、一切妄念能息否；二、一切外緣稍簡省否；三、一切觸境能不動否；四、一切語言能慎密否；五、一切黑白減分別否；六、夢想之間不顛倒否；七、方寸之間得恬愉否。予讀公所作內典諸書，得此若有所省，當書座右，以警昏憒。

蒙齋筆談：晁文元公年四十始娶，前此未嘗知有女色。早從劉海蟾道，自言得長生之術，故末年康健精明，視聽不少衰。六十後即兼窮佛理，然多從經論講師，以分別名相為主，意將以儒、釋、道通為一。其自著書號法藏碎金，累數萬言，反覆不出此義。書成，繼作道院集三卷。過八十，又為耄志餘書，余不及見，而道院集亦但申前意而歸要爾。妙湛師嘗為吾云：江民表嘗惜此公不一見，正明眼每有遺恨。然論其忠實和厚，無一點世間情偽處，則第一等人也。其子孫數世愈盛，天固有以報之。法藏碎金自記其所得處云耳。嘗聞天樂和雅之音，有不可勝言者，自見其形，每每在前，既久而加小，類數寸不違眉睫之間，此恐是海蟾所得，佛氏則無是事，此諸人之所疑也。乃知脫黏除網，大是難事。如此公果有未至，則他人可不勉乎？

佛法金湯編。晁說之字以道，濟北人，自號景遷，官至待制。嘗撰仁王般若經序、明智法師碑論。監明州鹽場日，常往南湖訪明智，聞三千境觀之說，欣然願學通其旨。晚年日誦法華，自號天台教僧。

石林燕語。王元之素不喜釋氏，始為知制誥，名振一時。丁晉、公孫何皆遊門下，元之亦極力延譽，由是眾多側目。有偽為元之請汰釋氏疏及何無佛論者，未幾有商洛之貶。

國老談苑。李遵勖。楊億、劉筠嘗聚高僧論宗性，遵勖命畫工各繪其像成圖，目曰禪會。

宜春傳信錄。朝議大夫李觀，字夢符，排斥釋教，至老不衰。鄉人嘗請公作崇勝院佛殿記，中間曰：天子愛民，澤至渥也。使供租稅，若有難色。至奉異方之教，則傾廩竭囊，忻然無辭。施者頗多。其後多寶塔成，有欲求記於公者，公於是又曰：今之人，父母

甘旨之養，往往未能銖錙，惟惑報應，拾萬金唾如也。眾益漸，故二文至今不果刻石。

佛法金湯編。劉安世字器之，大名人，號元城。元祐中為中書舍人。嘗曰：孔子、佛氏之言，相為終始。孔子之言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，佛之言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其言若出一人。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為道，故色色空空之說，微開其端，令人自得耳。孔子之心，佛心也。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，則禍亂又作，人無噍類矣，豈佛之心乎？故儒、釋、道，其心皆一，門庭施設不同耳。又曰：古今大儒著論毀佛法者，蓋有說也。且彼尾重，則此首輕。今為儒、佛弟子者，各主其教，猶鼎足也。今一足失，可乎？則鼎必覆矣。彼世之小儒，不知此理，見前輩或毀佛教，亦從而詆之，以為佛法皆無足取，非也。士大夫多以禪為戲，此事乃佛究竟之法，豈可戲而為一笑之資乎？此亦宜戒。所謂禪之一字，於六經中亦有此理，佛易其名。達摩西來，此話大行。佛法到今果弊矣，只認色相。若渠不來，佛法之滅久矣。又上根聰悟，多喜其說，故其說流通。某之南遷，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生得力，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。世事有大於生死者乎？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，有箇見處，則貴賤禍福輕矣。老先生極通曉，但不言耳。又曰：溫公著論詆釋氏云：其妙不能出吾書，其誕吾不信也。某問：如何是妙？曰：無我。千經萬論，只辨一箇我字。又問：如何是誕？曰：其言天堂地獄不足信。曰：佛之設此，俾人易惡向善耳。且鄒衍謂：天地之外，如神州赤縣者八九。莊子言：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。凡人耳，日所不及，安知其無？公曰：吾欲扶教耳。

玉照新志：宣和間，上皇南幸。閱歲時，上皇駕還，皆親至塔下燒香。每入寺，寺中人皆驅出，施僧伽鉢盂袈裟，至親與著於身。先是以普照寺大半為神霄玉清宮，至是御筆畫圖，以半還寺。寺僧送

駕出城，得御筆歡喜。上皇初至之時，寺之緊要屋宇還之益多，始所還道流盡拆去門牖，及再還，即并所拆門牖得之，道流褫氣矣。

拊掌錄。趙閱道罷政閒居，每見僧，接之甚恭。一日，士人以書贄見，公讀之終卷，正色謂士人曰：朝廷有學校，有科舉，何不勉以卒業，却與閒退人說他朝廷利害？士人惶恐而退。後再往門下，人不為通。士人謂閽者曰：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。閽者曰：尋常來見諸僧，亦只是平平人，但相公道是重他袈裟。士人笑曰：我這領白襴，直是不直錢財？閽者曰：也半看佛面。士人曰：更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。人傳以為笑。

貴耳錄：陳習菴名塤，其父母求子於佛照光禪師，就寫一偈，末後二句云：諸佛菩提齊著力，只今生箇大男兒。此十月三十日書。十二月三十日，習菴生，父母乞名於佛照光曰覺老，余親見其狀。習菴無髭，有則去之。凡有除日，即先夢見住院前身，即一尊宿也。

括異志：臨江軍惠曆寺，初造輪藏成，僧限千錢則轉一匝。有婦喪夫，家極貧，念欲轉藏以資冥福，累月辛苦，求捨隨緣，終不滿一千。迫於貧乏，無以自存，且嫁有日矣，此心眷眷不能已，乃携所聚之錢，號泣藏前，擲錢拜地，輪藏自轉。闔寺駭異，自是不復限數矣。

聞見近錄：金州推官母王氏，朱道誠之妻也，日誦十句觀音心呪。時年四十九，病篤，家人方治後事，王氏恍然見青衣人曰：爾平生持觀世音心呪，但復少十九字，增之當益壽。王曰：我不識字，奈何。青衣曰：隨聲誦記之。乃曰：天羅神，地羅人，人離難，難離身，一切災殃化為塵。久之而醒，疾亦尋愈，後至七十九。其孫浩，信厚士也，為予道其詳如此。

宋史張九成傳，九成守邵州，中丞何鑄言其矯偽欺俗，傾附趙鼎，落職。丁父憂，既免喪，秦檜取旨，上曰，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，此人獨無所畏，可與宮觀。先是，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，從遊者眾，九成時往來其間。檜恐其議已，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謗訕朝政，謫居南安軍。九成研思經學，多有訓解，然早與學佛者遊，故其議論多偏。

黃潛善傳。潛傳：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。鄆、濮相繼陷沒，宿、泗屢警，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，請帝避其鋒，潛善以為不足慮，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。

佛祖統紀：史魏公過金山，覽梁武帝水陸儀軌之盛，謂報恩度世之道在是，乃於月波山創殿，設十界像，與名僧講究。製儀文四卷，以四時修供，為普度大齋。俎豆之器，繁約折衷；讚唄之音，抑揚有節。鄉城諸剎，莫不視此為法。　　侍郎邊知白自京師至臨川，觸暑成病，忽夢白衣天人以水洒之，頂踵清寒，覺而頓爽。於是集古今靈驗，作觀音感應集四卷，行於世。　　高宗建炎四年正月丙午，上次台州章安鎮，入金鼇山寺，有老僧禱佛前，皆憂時保國之語。上問何典，答曰：護國金光明懺。上因宿於寺。後駐蹕臨安，歲賜輦下諸寺金帛，修舉此法。　　紹興二十七年八月，禮部侍郎賀允中上殿，上問：天下僧道幾何？答曰：僧二十萬，道士萬人。上曰：朕見士大夫奉佛者多，乞放度牒。今田業多荒，不耕而食者二十萬人，若更給度牒，是驅農為僧也。佛法自漢明入中國，其道廣大，終不可廢。朕非有意絕之，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眾，故暫停度僧耳。

觀音持驗。宋紹興戊辰三月，史越王浩初為餘姚尉，偕鄱陽程休甫詣潮音洞，參禮觀音大士，心求靈應物，寂無所覩。晡時再至，一僧指曰：巖頂有竇，可以下瞰。扳援而上，顧瞻之際，忽現瑞相，金光照耀，眉宇瞭然。　　宋都官員外郎呂宏妻吳氏，夫婦各齋戒

清修，曉悟佛理。吳虔事觀音有靈感，每於淨室列置瓶缶數十，以水注滿，手持楊枝誦呪，輒見觀音放光入瓶缶中，病苦者飲水多愈。所呪水積歲不壞，大寒不凍，世號觀音縣君。

賢奕。宋孝宗召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選德殿，問曰：三教聖人本同一理，但所立門戶不同，孔子以中庸設教耳。印曰：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？故法華曰：治世語言資生業等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。華嚴曰：不壞世間相，而成出世間法。帝曰：今士大夫學孔子者，多只工文字語言，不見夫子之道，不識夫子之心。惟釋氏不立文字，直指心源，頓命悟入，不亂於死生，此為殊勝。印曰：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，當時顏子號為具體，盡平生力量，只道得個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，如有所立卓爾，竟捉摸未著。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，向諸弟子曰：二三子以我為隱乎？吾無隱乎爾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，是丘也。以此觀之，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，諸弟子自錯過了。昔張商英曰：吾學佛，然後知儒。此言實為至當。帝曰：莊老何如人？印曰：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。蓋小乘厭身如桎梏，棄智如雜毒，化火焚身，入無為界，即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，心固可使如死灰。若大乘人則不然，度眾生盡，方證菩提，正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。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，一夫不被其澤，若己推而內之溝中。帝大悅。

佛祖綱目。尤袤字延之，梁溪人。舉進士，聞釋氏出世法，見歸宗禪師，欲謀隱計。朱喜寄詩有逃禪公勿遽，且畢區中緣之句。出守台州，上臨軒遣曰：南台有何勝槩？曰：太平洪福，國清萬年。曰：聞石橋應真是五百強漢，時忽出現，卿以何法處之？袤執拳曰：臣有金剛王寶劍在。上喜，書遂初老人賜之。

天定錄：王處厚字元美，益州華陽縣人。嘗遇一老僧論浮世苦空事，登第後出部，徘徊古陌，軫懷長吟曰：誰言今古事難窮，大抵榮枯總是空。算得生前隨夢蝶，爭如雲外指冥鴻。暗添雪色眉根

白，旋落花光臉上紅。惆悵荒原懶回首，暮林蕭索起悲風。及暮還家，心疾而卒。

金史世宗本紀，大定八年正月，謂祕書監移剌子敬等曰，朕於佛法尤所未信，梁武帝為同泰寺奴，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，復加以三公之官，其惑深矣。

元史速哥傳：速哥子忽蘭，性絕篤，然酷好佛，嘗施千金修龍宮寺，建金輪大會，供僧萬人。

輟畊錄：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，方正大寶，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，譯語謂之煖答世，此國俗然也。今上之初入戒壇時，見馬哈剌佛前有物為供，因問學士沙剌班曰：此何物？曰：羊心。上曰：會聞用人心肝者有諸？曰：嘗聞之而未嘗目睹，請問剌馬。剌馬者，帝師也。上遂命沙剌班傳旨問之，答曰：有之，凡人萌歹心害人者，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。以此言復奏，止再命，問曰：此羊曾害人乎？帝師無答。　　世祖一日命廉文正王受戒於國師，王曰：臣已受孔子戒。上曰：汝孔子亦有戒邪？對曰：為臣當忠，為子當孝，孔門之戒，如是而已。上喜。　　至元間，釋氏豪橫，改宮觀為寺，削道士為髡，且各處陵墓發堀殆盡，孤山林和靖處士墓屍骨皆空，惟遺一玉簪。時有人作詩以悼之曰：生前不繫黃金帶，身後空餘白玉簪。　　今上皇太子之正位東宮也，設諭德，置端本堂，以處太子講讀。忽一日，帝師來啟太子母后曰：向者太子學佛法，頓覺開悟。今乃使習孔子之教，恐壞太子真性。后曰：我雖居於深宮，不明道德。嘗聞自古及今，治天下者，須用孔子之道。捨此他求，即為異端。佛法雖好，乃餘事耳，不可以治天下。安可使太子不讀書？帝師赧服而退。　　大德間，僧膽巴者，一時朝貴咸敬之。德壽太子病班麗，不魯罕皇后遣人問曰：我夫婦崇信佛法，以師事汝。止有一子，寧不能延其壽耶？答曰：佛法譬猶燈籠，風雨至，乃可蔽。若燭盡，則無如之何矣。佛法金湯編。柳貫，字道

傳，東陽人。嘗為太常博士。撰竺元道公語錄，序略曰：禪有機而兵有法，故談禪如用兵，必至於客主兼對，迹用雙泯，而後忘法證法，忘機契機，勝妙圓明，有不足言矣。

西使記：有佛國名乞石迷西，在印毒西北，蓋傳釋迦氏衣鉢者。其人儀狀甚古，如世所繪達磨像。不茹葷酒，日啖粳一合，所談皆佛法。

瑯嬛記：張夫人暮年不茹葷，日誦彌陀，家人皆笑之，謂老人宜滋補頤養而已，僕僕如此，恐無益而有損。夫人修之愈篤，年七十九，每夜暗中見四壁皆纓絡，光輝燭人，恍若白晝。臨卒，焚香几上，煙宛轉結成一彌陀小象，初猶煙色，漸覺淡黃，遂作真金色，眉目若畫，一手下垂，若今塑接引像。眾皆下拜，誦佛號，煙像甫消，而夫人屬纊矣。　　應元博訪元門，了無所得。一日謁悟師，問：如何是佛。師曰：無心是佛。應元曰：師兄假我十日，當即成佛。若不成，非應元也。既歸，自恨根性遲鈍，靜居一室，有一念起，即自掐其臂肉，肉盡出血，雜念即隨日大減。至第十日，大雨閃電，一照豁然，念斷無心可得矣。遂見悟，悟喝曰：無心不是佛。應元言下大悟，人視其臂，無完膚矣。

大政紀，永樂五年五月癸酉，上與侍臣論近俗崇佛簡先之弊。上謂侍臣曰，聞近俗之弊，嚴於事佛，而簡於事其先，果有之乎？對曰，間有之。上歎曰，此蓋教化不明之過。朕於奉先殿旦夕祇謁，未嘗敢慢。或有微恙，亦力疾行禮。世人於佛老竭力崇奉，而于奉先之禮簡略者，蓋溺於禍福之說，而昧其本也。率而正之，正當自朕始耳。

明通紀，宣德九年十二月，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聖壽者，上斥之。既罷朝，顧謂侍臣曰，人情莫不欲壽，古之人君若商中宗、高宗、祖甲 ，周文王，皆享國綿遠，其時豈有僧道，豈有神仙之說？

秦皇、漢武求神仙，梁武帝、宋徽宗崇僧道，效驗可見矣。世之人終不悟，甚可嘆。

瀛涯勝覽：西洋國銅範佛像曰納兒佛，殿以銅瓦座，傍穿井汲泉，浴佛而禮之。取牛糞調水塗地及壁，臣民大家晨起亦用牛糞塗地，煆牛糞灰囊於身，每旦水調灰抹額及股，謂敬佛也。

續文獻通考：周文襄公忱性喜佛，及巡撫吳中，徜徉梵剎，所至鐘鼓交接，入佛殿則膜拜致敬。人或誚之，公曰：即如以年齒論，彼長吾皆二三千年，豈得不一二拜也。行之自若。

賢奕有僧，居嘗誦經不輟，其徒遊方參悟歸，思度其師。一日，指檐問蠅曰：咄！汝不向寥廓奮飛，而日日汩汩然鑽此故紙，安得出頭？其師乃有省。

學佛考訓祁忠敏公家世學佛，捨宅為寺，兄弟並從愚菴老人大弘西來之教。公諱彪，以大中丞殉節。　談言李覯賢而有文章，素不喜佛，不喜孟子，好飯酒。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，泰伯家釀亦熟。一士人知其富有酒，然無計得飲，乃作詩數首罵孟子。其一云：完廩損階未可知，孟軻深信亦還癡。岳翁方且為天子，女婿如何弟殺之。李見之大喜，留連數日，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。無何酒盡，乃辭去。既而聞又有寄酒者，士人再往，作仁義正論三篇，大率皆詆釋氏。李覽之笑云：公文采甚奇，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，今次不敢相留，留此酒以遣懷。聞者大笑。

權子。一衲子捧鉢來盱江，近溪羅先生遇之甚謹。居數年，一日辭去，近溪把其手請曰：和尚慈悲，今別我去，願一言濟我。衲子曰：沒得說，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，有好光景，便有不好光景等待，在俺出家人只這等。近溪爽然會心，伏地數十，頓首以謝。

大政紀，嘉靖十四年四月乙未，初緣佛氏說，是月八日賜羣臣食，不落夾。帝厭其名不馴，命於五日薦新麥於內殿，因為麥餅賜羣臣食，自是歲以為常。

諸寺奇物記。天界寺有佛牙，闊寸，長倍寸之五。萬曆中，僧人真淳獻之尚書五臺陸公，公因具金函檀龕盛之，迎供于寺之毗盧閣。牙得之天台山中。

嘉興府志：萬曆中，太學胡日華女常節婦，十九而寡，于樂善庵後築慈孝堂，以奉父母，同尼焚修。

(圖書集成)釋教部紀事卷下(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